

宣講福報

卷卷

元錦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55
3



宣講福報卷三

友愛致祥

弟兄類

本朝康熙年間四川省忠州和順壩有弟兄二人姓陳名光宗弟名光祖父母雙亡弟兄極其和睦家道寒微田地出息僅得衣食不缺光宗勤儉務農幼聘向春英爲妻春英賢淑無比不但敬重丈夫如賓如友且待小叔溫和友愛光祖生來聰明伶俐寫算俱全至二十二歲尙未娶妻從小身體躬弱未做活路終日在家閒耍兒嫂皆不嗔嫌忽醒悟要出外貿易兄云好到却好無本嫂云弟實意要貿易只可將田作抵借點錢作本夫依言將田抵銀三十兩交弟貿易作本出門兒嫂囑咐一番不可遠走謹防病疾

家中耽心光祖說爲弟遵命，遂辭別哥嫂出門。在路心想哥嫂如此友愛，我今出門貿易，惟願菩薩保佑，多賺銀錢回來，方對得住哥嫂。奈素未出過遠門，這個生意，又到何處去做？忽然聽見前面人說蘇州那個地方，萬貨俱齊，利益甚大，想到別處，又不知道好歹，不如就下蘇州，於是趕船下去，一路並無阻滯，不久就到了蘇州。果見貨物比別處不同，尋店安寓，遂問店主那家生意好做，店主說只有劉義順號口又大，貨物齊備，好做。陳光祖遂至劉家買些貨物，下鄉發賣，連做數回，頗賺銀錢。以後常在劉家取貨，一連做了兩年，常來常往，甚是相契。劉義順問起年庚，才是合他一命。牛人二人結爲同年，更加親厚。義順見他人梗直，並未掛欠清，他賬也賺有一百多兩銀子，遂向光祖說道：同年弟，你在我號做

了三年買賣，我看你忠實可取，有心叫你與我合夥做生意，何如？光祖說好到却好，無本義順說本算我的。光祖說承庚兄提携，者就沾光，二人把抵單一清，遂同夥同心，不拘那個出外辦貨，一個在店發賣，一年要賺錢兩千多串。越做越順，連做十年。光祖想我離家十二三年，信都未寄個回家，哥嫂必然懸望，不如把所賺之錢分了回家看望，後再來亦可。遂與義順說明，義順說可。回家看望是好事，遂將賬算清除，本各分銀一萬一千零六十兩。憑證將銀封號裝定，仍寄在伊店，僅帶路費回家。將要擺屋，忽想道：我今出門多年，未知我的哥嫂心意，像從前否？於是穿些舊衣，快快倭倭走回家來。陳光宗一眼看見歡喜不了，喊道：兄弟呀，你那們出

門這們多年、纔回來呀、他嫂嫂向氏聽說兄弟回來、急忙捧茶杯
出來說道、二叔叔呀、你也回來了、可憐我與你哥哥、眼睛都望穿
了、你做生意、賺錢折本、都是淡事、怎不時常付箇信回來、也免屋
裡耽心、回來也罷、急忙就去辦菜、煨酒、歡喜至極、各位、你看這樣
哥嫂實在難得、卽如蘇秦求官不中、歸家、嫂不爲炊、妻不下紉、父
母不以爲子、何況將田地抵借銀兩、出門一十幾年、空手歸家、哥
嫂只怕嚷罵不休、埋怨不止呢、這陳光宗看見兄弟回來、行李俱
無、曉得必然把銀兩折完、不但不埋怨、並夫妻歡歡喜喜、辦些酒
菜、在席間問道、兄弟呀、這多年你在那裡做生意、爲何音信不通、
我在屋裡抽籤問卜、就盡了心、光祖假意說道、哥哥嫂嫂請坐

定聽弟一一說分明、自從離家往外邊、只望貿易掙錢銀、做生意

錢不是那個皆做、走至城內、把貨問、就遇拐子把我跟、你遇倒拐子、他又

他說下江、很對徑、價又賸、益貨又真、卽或下江、賸益貨好、不該將

他言來信、同去下江、把貨尋、知人知面不知心、只說同伴不帶、

誰知遇着勾絞星、走至漢口、把店進、三街六巷、鬧沈沈、天下口、數

不熱開、二人夜晚把酒飲、不覺吃得醉昏昏、酒醉睡着、事不醒、將銀

偷去、不知音、出門酒莫太吃多、早晨我把店主問、他說上街未回

程街上、找尋無形影、捶胸跌足、好傷情、那嗎就各人、路隔千里、怎

能透、無有盤費、不能行、因此衣服都賣盡、四門無路、纔幫人、你又

裡幫人做、除子、幫人管賬、把日混、工錢只够縫衣襟、該是我的運、不正一

跌三多不安甯，剛剛搭到錢一捆，又遇災星病纏身。晦這就說然

待又那們連害幾月未安靜，把我錢財就繳清。一連三回害寒症，善病無人扶

思想家鄉淚長傾。可憐造孽味，早知道是這失陷不能回原郡，看

我傷心不傷心，近來略略點子順。方搭盤費回家庭，哥哥呀今日

歸家精神定，猶如死去又還魂。光宗說，餓死莫離鄉，病死莫離

牀。兄弟呀，這吓就在屋裡再莫出門，免得耽心。向氏說，也是我打

總成，把二叔很吃了些虧呀。二叔你出門的時候，你的姪兒還未

生，如今有了四歲多點，纔看見二叔回來，也罷自此弟兄叔姪團

圓，以後不必出門。哥嫂歡喜已極，再不埋怨一句。以後光祖天天

在家翫耍，又不嘆及家務，又不說起活路，要得不愛就睡瞌睡嫂

嫂與他時常漿衣洗裳服事。總說二叔出外受了苦味，掙倒錢切

莫惹氣，到下半年要跟二叔計親。光祖說，現今無錢討親，那來飯吃，

依然還是天天吃了又翫，翫了又睡，如是半年，看見哥嫂還是一

樣，並不出點顏色，說句氣話。心想這樣恩寬的哥嫂，我還把銀子

寄在別處，這還是個人哪。遂向哥哥光宗說，要請幾個人。光宗問

請人做味，光祖說，我在蘇州做生意，賺了萬把銀子，寄在劉老庚

屋裡，要請人去盤回來。光宗說，兄弟呀，你莫惹氣，嘿，掙倒錢就

折了本，也是淡事。我合你只有兩弟兄，未必你天天在睡，還未睡

醒，說起夢話來了。俗語有云，窮人思古窖，倒背三年時，快莫亂想

亂說。光祖說，哥哥呀，你怕我在亂說，我不是扯誑，當真要請人去

宣講和報 卷三 友愛致祥

盤回來好買田造屋，將就在蘇州帶幾件好衣料回來好縫衣服。光宗聽了大聲說道：兄弟呀，你們睜起眼睛說鬼話。光祖遂將在蘇州做生意如何與劉義順打老庚，怎樣合夥說了一遍。光宗那裡肯信，光祖一連說了數次，向氏說：夫君呀，二叔只是在說莫非是真的？就叫陳順、范義兩箇長年跟他去看。光祖說：他兩個挑不起哪。光宗說：有兩挑銀子，都是萬福山遙路遠，莫去多人，空縲盤纏。光祖說：也好，就只去兩個，還怕請不倒人，遂帶起二人下蘇州。却說蘇州劉義順請的先生名叫李太旺，自從陳光祖合夥之時，就請招呼生意，分夥。光祖寄銀，又是他的見證。光祖回家去後，遂與劉義順商量要瞞光祖的銀子。義順說：那做不得。一則他與

我結爲同年情義甚厚，二則他與我合夥十年，街鄰盡知，倘瞞了他銀子，他必定要興事告到官前，還要受罰。李太旺說：老板儘管放心，他寄銀子只憑我一人見證，並無別個。我不當見證，他就無法。他若不服，告到官前，一無票據，二無實證，官也不斷無憑據的案。自古道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今有萬多銀子瞞了我兩個，平分豈不是鼻子吊在口裡，檢倒吃的？劉義順起先到不肯瞞，本有良心，被李太旺七說八說，就聽熟了。遂說道：只要你不說，那到可太旺說我既要分銀子，還肯替他說話不成嗎？義順說：也要候他來騙脫了，再過幾月候無事時，纔敢分得。太旺說：只要聽我話，那亦可。二人商量停當，不一日，光祖帶起僱工來到義

順店內擺設禮物請義順作揖。義順說道：陳老庚，上年將銀子盤回去，今日還是來做生意，是來辦貨物的。光祖說：前承庚兄攜帶所賺銀兩寄在庚兄府上，如今家中有事，不能再做生意，特來盤銀回去。義順說：庚兄，我合你合夥十年，本也賺了二萬多銀子，折夥之時，憑着李先生分得清清白白，你各人領去了，怎麼還說寄在這裡？嘞，這是寄在我家，該有張寄票。如今李先生現在，看到底寄了未寄？李太旺接說道：憑倒我算賬分銀，你親手領去，那還有甚麼銀子在這裡？陳光祖聽得二人異口同音，急得啞口無言，當時氣倒在地。陳忠將他扶起，兩淚交流，心想：悔在當初，只說平素知己相契，寄票故未要一張，誰知今日瞞心欺騙，只得喊天叫地的哭。義順說：庚兄，不消喊天，你實在未寄，怕你寄在別處，你記錯了。人戶不必在我這裡哭嗎？光祖自知有天理無道理，如今他既不認，我就哭死也是無益，勉強回到店房痛哭不止。陳忠范義二人勸道：二老板如今銀子脫了，到是一路回去。光祖說：你二人回去多拜哥嫂，不必望欠。我從緩回來。二人勸他不聽，二人回家去了。光祖在店房，急得冤無可伸，回頭一想，他既昧良心，瞞我銀子，我再在這裡住，扎恐他生異心，不如假裝不焦不愁，免他暗地害我。先年在此知道此處城隍廟極其靈驗，今去買些香燭，悄悄告稟，或者顯出報應也。出得我一口氣，於是辦起香燭，來在城隍廟跪地稟道：

陳光祖跪殿前稽首頓首，尊一聲城隍爺，細聽明目。

想下民本是在四川居住因貿易別家鄉來到蘇州做生意不瞞老又不欺幼並未曾昧天良奸巧如猴與劉姓義順店做箇主顧他見我人硬直昧得搜搜因此上他邀我合夥同貿每年閒要賺錢二千出頭共十年他都還存心不苟纔與他分夥賬轉回故坵我分銀一萬一用紙封就幾皮箱交與他未曾趨苑只說是寄他家無有透漏那曉他起黑心誣我已收我聽得這句話心中啞息想告狀無憑據反把禍畧我只得向城隍來把冤訴望大王顯報應我纔輪服如果是顯靈威賞罰昭著感宏恩子而縣世代頂祝陳光祖訴畢叩頭起身回店房以後天天暗地拜廟喊神不上半年果然城隍顯聖忽蘇州城外有箇姓王名之臣家中喂一黃牛

滿膘肉肥個頭又大一夜忽與王之臣投夢自言前世該銀十兩今世變牛來還如今賬將還滿你把我賣了就足了數又好去還別人的賬其價只許賣六串錢如賣少了我的賬猶未還足害我要還二到若賣多了你又倒該我的你二世又要還我謹記莫忘言畢將角一搥王之臣一驚而醒急將夢與妻朱氏言之朱氏說道我怕你在扯筋把我一脚都打醒了難怪牛在搥你夫君呀那個牛肯聽人教訓當真怕是來還賬的喂倒莫賣難買這樣好牛王之臣也捨不得賣過了幾日牛又來投夢如前王之臣無奈纔上街去賣箇箇都說一條好牛問他要好多價錢王之臣說隨你們公道只要合式就賣也有出八串錢的也有出十串錢的也有

出十二串錢的，他都不賣。後來一人名叫孔德安，說道：「這條牛，我把六串錢跟你合不合式呀？」王之臣說：「這價錢到合式就賣與你去。」眾人都來爭買。王之臣說：「你們價還多了，所以我纔不賣他的價錢，恰恰合式。」我故賣跟他。孔德安遂進店與劉義順兌錢付與。王姓義順將錢提出問道：「王大哥，你纔是個異人，你這條牛我看倒人家出的，出八串出的，出十串十二串，你都不賣，纔見孔某出六串錢你就賣了，你怕他們不過錢，哪要他先過錢後交牛嗎？你怕是箇瓜種，慙包哦，爲甚不賣多，要賣少，嘞到底底是箇味子講究，說與我聽。」看王之臣說劉掌櫃呀，那箇人不愛財，怕那幾位過不起錢嗎？不是這箇道理。其中有箇緣故。義順說有何緣故，請講出來。

來我好跟他們說明，不然那幾人很不服氣。王之臣說實屬要我

講把眾位請來坐定，听我細說。眾位請坐，須雅靜听。我從頭說

根生此牛從小我買定去錢二串四百文，自到我家通人性不吃

禾苗不害人。就是個好牛，有些人橫不依理，還味得這個牛乖，剛纔三歲很有勁，教他破

犁未淘神，拖犁全不要棍。棍將將教了一早晨。就很好，哪是那蠢人，你要教他做，

事還昧得犁田抄田都快，性忤忤工人走不贏。這就莫賣嗎？本欲

不賣出外姓，又出一個岔股筋。出了味子岔股筋，非是要錢用得

眼賣牛鬆勁，打車膳只因前夜在安寢，合眼朦朧着一驚，夢見此

牛來跪定對我開言，把話明。咬那有牛會說話，他又說些味子。他說前世心不正

不該瞞我十兩銀，今生變牛把賬掙連本帶利將還清。哦，他前世瞞了你銀

子今生變牛來還賬叫我賣他莫遲鈍等他又好還別人昨昨昨是的是的他

還該得有賬叫你賣了他也說價六串莫淆混雨抵無欠方能行

去還別箇爲何只要六串說若多賣了收過分二世照樣還他身若賣少了他不肯留着尾巴

未斷根哦你賣多了是你強收二世要還他賣少了他未還看來

銀錢休瞞混免得些變畜牲這是實情不敢隱休疑我是痴獸人

王之臣說畢眾人皆言湯間一行錢陰間一行簿實在不錯說

罷家人皆散王之臣亦指錢而回劉義順坐着默默不言細想了

一会好不失悔遂向李太旺說道陳庚兄那銀子是瞞不得你看

今天這一件事瞞人十兩銀就變牛還他我們瞞那些銀子只怕

變一百多世午尚難还清我不信你話勸你都莫想遂叫人去請

陳光祖來領銀子光祖即來劉家義順說前日我試你的度量如

何果然庚兄福人量大將來定掌大財遂將銀子抬出交點清白

幫他請腳夫運送光祖拜謝解銀起身不題再說陳范二人自蘇

州歸家光宗一見空手而回兄弟爲啖又未歸他的銀子是真是

假嘞二人說銀子到是真的被他老庚劉義順盡瞞騙了他惡得

要死勸他回來他不肯光宗說劉姓昧良心瞞人銀定遭報的妻

云要接弟回來夫說是過了兩月光宗正在地埧晒穀忽見兄弟

帶些腳夫盤銀子回來向氏看見急忙接住光祖光祖將劉姓交

銀之事說明把銀一一點明交與哥嫂又把腳夫開發一家團圓

樂何如哉光宗與弟娶妻王氏美而且賢買田數契居然大富光

宗生二子光祖生三子一女於是兄友弟恭在家教子讀書耕田
光宗長子入學次子補廩光祖長子中康熙壬子科解元戊午會
進特授山東曲阜知縣次子亦中舉一家富貴雙全豈非兄愛弟
敬之報乎由此案觀之爲哥嫂者當友愛兄弟爲兄弟者亦當恭
敬哥嫂至若銀錢一事當以劉李欺心瞞銀爲戒但劉義順本無
瞞銀之心因一時心被利迷且被太旺言語所惑遂昧了天良幸
喜醒悟甚早急刻退銀得免畜報但事雖未爲心田已壞應該譴
罰念他提拔光祖有功以功折罪僅短壽三年子孫仍然發達李
太旺居心不仁因所謀不遂後惡成癩病妖壽自斂其過而死看
來銀錢絲毫不可苟得光祖卽不禱告城隍神聖未有不降罰者
也或可或否世人各知從違可也

澤及枯骨

昔浙江有一人姓甯名培善娶妻李氏夫妻二人好善樂施每年
又喜培古墓補修累砌絕不憚勞且常囑咐僱工凡開墾耕種遇
古墓必要寬留清明節必多化紙錢月半時必大施賑濟至中年
得生一子名采臣配妻周氏培善早死後采臣爲人賦性剛直讀
書聰敏生平不貪財不愛色常以君子三戒自守雖懷抱經綸而
功名未遂忽一年縣府試已過院考將臨其母李氏命采臣赴考
走至城中覓店見棧房價值高昂遂欲佃廟安居尋至城後見一
冷廟廟內蓬蒿滿徑似絕人行東西兩廊雙扉盡掩惟南有草舍
數間與廟相近又顧東隅外見修竹拱把下有池塘時值五月荷

花正放其地幽雅采臣便欲佃居於此散步以待僧歸俟至日暮忽來一士人自負行裝而來采臣遂趨至爲禮士人答曰吾姓燕名赤霞采臣復告以佃寓之意燕赤霞云好到却好此係冷廟我亦欲假居於此足下能甘荒涼早晚領教可美於是二人一在東廊一在西廊借草爲牀鋪板作几安排畢是夜天清氣朗月明星稀二人促膝廟內談話既久拱別歸寢采臣以新居久不成寐復起乘涼星月下舉目遙觀見短牆外有一婦人年近四十餘又一老媪蓬頭駝背年近七十餘告其婦曰小倩旣約何久不來其婦曰殆將至矣言未畢果有十七八歲女子輕步走來老媪曰說人入到幸未說你短處小倩遂各見一禮三八月下談笑自娛采臣

從旁聽之恰似鄰人口語遂歸寢不聽睡不多時覺有人來至牀前急起審顧則月下女子也驚問來此何事女笑曰月夜不寐特來伴君宿耳采臣使正容拒之云爲女子廉恥要顧守規矩安居庭除爲甚麼月夜奔赴來到此自取羞辱守貞節必無虧負方算得女中丈夫從一終原有定數若淫亂卽自卑污上辱了三代先祖有兒孫難把頭出這節字定要守住能全節神欽鬼服我勸你各請回府休在此也者之乎○言罷女曰夜深無人知之采臣曰暗室虧心神曰如電人間私語天聞若雷人縱不知神聖豈有不知者乎其女遂巡若復有言采臣呵之曰速去不然便呼西廊燕生知之女懼乃退至戶外反身以黃金一錠丟鋪上采臣拾擲

庭外復言道○金銀雖爲人欣羨，不義之財豈容貪，黃金縱美不繫念，各人守我者清廉。我本堂堂男子漢，豈入你今者套圈言明。各人快請轉，切勿把我來糾纏。若要再來厚起臉，莫說辱罵你不堪。揚你之醜，大聲喊看你女流有何顏。言畢，其女大慚，拾金嘆道：此人心志堅如鐵石，見色不淫，見財不貪，倘能打救於我，百世不忘恩也。說畢而去。及到次日，有一土人名蘭溪生者，帶一火夫亦來到廟中候考。見有甯燕二生在廟，自幸得有伴侶，遂寓宿於正殿。是夜三更候，其女便至，主僕貪其財色，尙未就寢，已爲妖氣所迷，出錐刺其腦心，吮血以供妖飲。不一時，主僕並亡。到次日太陽已紅，見無人起，采臣開門視之，見主僕同死於地上矣。只得走至

城中尋其生之故交，搬屍回家。此時采臣尙以天熱走急，發沙症而故，殊未介意。此廟有妖，至是夜更深後，小倩女子復到采臣牀前矣。說道：妾閱人多矣，未有剛直廉潔如君者。君誠聖賢之流，妾不敢欺。今以實情告汝，妾姓聶，名小倩，十八歲天亡，葬此廟後。近被妖孽脅制，役使夜夜迷人，實非所樂。今廟中無可害者，恐後妖孽來逼，則君命休矣。采臣聞言，如夢初醒，不勝恐懼，求計於女。女云：與燕生同寢可免。甯問何以不迷？燕生女曰：彼奇人也，妖不敢近。甯問迷人何如？女曰：貪我之色者，隱以錐刺其腦心，妖吮其血而死。不貪色者，卽惑以金。甯問陰閒何以有金？女曰：非金也，乃羅刹鬼骨，妖化成金人，若取之，能截取人心肺二者，皆世人所喜好。

故易於迷人耳。采臣聞言，感謝不盡，小倩泣道：妾墮苦海，求出不
得我既救你，你當救我。甯曰：我何以能救女？曰：若肯起妾枯骨，歸
葬君地，即使救我矣。甯慨然應承。因問葬處。女曰：廟後墳上有白
楊樹，樹上有鴉鵲窩者，即吾塚也。言畢，灑淚而去。次日，采臣恐燕
生他出，即備早飯，邀燕留飲，告以同宿之意。燕生應允。至夜，囑曰：
我有隱衷，難以細言，慎勿翻我箱篋。若違之，我兩人俱不利。采臣
唯唯聽命。先自安寢。燕生即把箱篋放窗子眼上，就枕而臥。不多
時，只聽吼聲如雷，窗前來窺，目如電光，口似血盆。甯怕，方欲呼燕
生，忽有一物破箱篋而出，耀若白練，在窗外一亮，即滅。燕覺而起，
甯假睡着以觀之。見燕生捧篋，撿起一物，對月一看，白光閃灼，長

不過三寸許，形如葦葉樣，用白綾包裹，仍放破篋中。自言道：何
處野妖如此膽大，敢來犯我。甯大奇之，因起問故。具以所見並告。
燕曰：你我既屬相契，何敢深隱。我劍客也，若非窗眼石篋擋住妖
當立斃。雖未至死，亦帶重傷。問所包何物，燕曰：劍也。請出觀之。劍
上還有腥羶妖氣。燕慰甯道：各自安宿，無煩多慮。到次日，采臣起
視窗外，果有血跡。行至廟後，見墳塚纍纍，果有白楊鴉巢。其上者，
益信此事不虛。迨院試既畢，科名未第，束裝將歸。燕赤霞亦備酒
餞，行復以破囊相贈。說道：歌尊甯友，你且寬坐聽我。把隱衷來說，
來到此，與你同伙，你待我却也不薄。算將來一月已過，叨擾你酒
席數棹，趕考試未販別貨賣劍戟，其利不多。今分別情難捨割，無

厚贈莫用推卻這皮袋莫嫌他破是妖邪都能收捉甯采臣道何不將道術教

我實不忘你恩也 你先代培有福果到後來定站高科切莫把光陰誤過

時常將詩書思索今饒別明明指破把我話謹記心窩言畢燕生

告別而去燕赤霞却非凡人蓋甯生先代德厚實神人甯采臣見

燕生已去急急欲歸遂託言有妹葬於此地投夢不安當日請人

發掘枯骨斂以衣衾寫船而回故土甯生別起有書房在花園內

因將枯骨埋葬園外葬畢復作文一道安其魂曰 敬告小倩聶

卿卿汝係金華一孤魂隨妖迷人心不忍求我打救出沉淪月夜

親自對我論誓願從此改前行今將枯骸帶回郡業已安葬成墳

坐且與園中書房近非在野地與荒村一無妖孽來佔侵二無魔

來憑凌伏願魂魄永安鎮精靈在此勿妄驚不腆薄奠欣然領

中鑒我一片心祝畢而返行未丈餘後即有人呼曰慢走等我

一路采臣回顧則小倩也歡喜謝曰君真義士仁人也百世不足

報其德願相從歸家拜見父母為婢為妾固所願也甯生仔細審

視人面端莊嬌艷絕俗遂帶至宅外囑坐少待采臣先入稟母其

母李氏愕然戒止道爾妻周氏染病方篤慎勿將陰人帶入正言

聞小倩已翻然入室伏跪李氏面前采臣曰此聶小倩也其母驚

恐欲走采臣慰母云不怕細視之儼然閨閣女子也李氏心定小

倩泣訴曰 尊媽媽請寬坐勿用大驚聽小女把來歷細說分明

你姓甚名誰 奴生在金華地可稱勝境父姓聶母姓晁小倩奴名

何處人氏 宣講福報 卷三 澤及枯骨 左

上無兄下無弟，家屋貧困，奴長成十八歲，尚未許婚。你又為甚麼事死的本地有土富豪，恃痞惡棍，強娶奴去成婚，倚勢凌人。你去也奴不願，污名節，自縊廢命，死陰司閻君判命，奴還魂。你怎的又奴轉來，屍已埋，魂無依定，遇妖魔，脅制我墮入陷阱。那妖教你做甚麼他教我迷惑人，採精補腎，掇人血，供妖飲，煉氣成形。你怎樣貪色人見了我，情自難禁，至誠人色難迷，即投以金。果是金子否是羅刹骷髏骨，其毒最甚，掇人魂，喪人魄，截取人心。你迷我兒未曾奴那日迷，公子拒絕不允，並開導指迷途，剴切詳明，投以金，亦不要，還有明訓，奴得教如夢醒，欲出沉淪。你也能知悔嗎苦哀求甯相公施箇惻隱，將奴骸改遷葬免被妖凌。蒙公子存慈愛，深如隣，憫携枯骨，葬齋外，恩外垂恩。有何因心德不過

一點憐憫之心奴思想將何以報答萬分，奴情願為妾婢，服役慇懃。小娘子願我兒好到却好，但我止此一子，望承宗祧，不敢與你為侶。老媽媽心疑我，既不肯信，請為女侍。高堂奉養，晨昏李氏審視，見不似鬼魂，答道為女可矣。小倩聞言，即便禮拜，認為母親，又向采臣拜了四拜，欲進房拜嫂，母辭以病，乃止。就自入廚代母烹調，穿房入戶，似熟居一般。至日暮，李氏仍生畏懼，辭使歸去。小倩窺知母意，即去路過采臣書房，欲入不敢，入似有所懼。采臣問其緣故，女曰：書房劍氣逼人，前道途之不見汝者，為此故也。采臣醒悟，遂取破革囊藏之箱中。小倩乃入，就燈坐，問道：兄讀書否？甯曰：讀書。小倩道：我在生曾唸金剛經，記猶未忘，兄何不替我書寫出來，以便誦習。采臣應允，錄畢復為講解。

坐至更深、采臣道、書房別無牀榻、雖兄弟相稱、嫌疑當避、你可速去、小倩聞言、灑淚而去、奔出門外、飄然不見、采臣驚異、即回到家中安宿、到次朝、天未大明、女已入室、往朝其母、問安畢、即下廚燒火烹茶、調辦飲食、日主中饋、勤操井臼、事奉李氏、毫無倦怠、晚後告退、路過書房、就燈誦經、俟宵將寢、啼泣而去、每日俱是如此、前是采臣妻子病篤、李氏勞苦不堪、自得小倩後、身頗安閒、心甚德之、久久漸熟、李氏愛之、勝如己女、竟忘其為鬼、不忍晚去、留與同寢、從此氣質變化、漸漸飲食、母子越加愛厚、未幾采臣周氏病故、李氏陰有納女之意、又恐不利於子、小倩微窺其意、一日謂母曰、尊媽聽兒者番話、兒把衷情說根、芽纔來、未久恐變卦、至今

年餘未有差媽呀、兒既改悔、從兄化、豈有反來、害君家、難忘母親恩義、大最喜公子誠無華、不為歡會、圖好耍、欲奉箕帚、稍報答、母若主持、一句話、澤及枯骨、恩無涯、好到好、怕你莫得生育呢、媽呀、女兒對你說實話、豈敢妄哄老人家、久受生氣、已變化、却與世人無小差、只要陰陽能會合、兒豈不能生崽、姓郎君福相、三子掛媽呀、莫生疑慮、錯緣法說畢、母深信之、乃與子商議、采臣以為既結姊妹、豈可議婚、始則堅執不允、繼為母命所迫、不得已、乃從之、於是設酒席、迎親族、夫婦拜完花燭、少頃、小倩華妝盛服、出堂拜見、婆婆及三黨尊親、見者無不稱譽、共目為仙女、三黨諸親、皆備禮叩賀、小倩善畫水墨、與諸親各畫一幅、得者無不寶之、夫小倩因鬼為人人有

寶壽報 卷三
議其非者不知小倩自幼誦金剛經兼之全節而死陽壽未滿卽
爲妖挾以害人出乎不得已且誦經之心不昧後經采臣講明金
剛意義越加勤誦求還人形故金剛神憫其枉死又見與甯采臣
有姻緣之分暗命吞日月之精華與他煉就陽體故得轉爲人身
忽一日伸頸窗前恍惚若迷問道夫君呀劍仙所賜破革囊何在
甯曰收在箱內你要他何用小倩道妾已得爲人當不復懼但心
中驚怖不安意金華妖魔恨妾遠逃恐旦暮尋至須當取革囊懸
掛門外以便收妖采臣如其言至夜閒女對燈坐約甯勿寢三更
候見門外忽來一物如飛鷹墜地小倩大驚藏身於羅帳內采臣
視之見如夜叉形像目閃電光口像血盆剛要至門只見囊內突
出半身扭妖而入革囊仍縮如故小倩曰妖滅矣共視囊中清水
數杯而已於是將革囊密藏以爲驅邪至寶是年小倩不覺有孕
後生一子眉清目秀宛肖其母母恐難養取名長生後采臣科分
一到由遊泮而鄉薦接會進士卽放四川巫山縣知縣後又納二
妾各生一子悉居顯官小倩坐受褒封享上壽歿並仙去甯氏世
代簪纓不絕培古墓之報也從此案看來人生在世凡挑田堤塘
起屋平基以及開墾耕種遇有古墓必力加培補不可毀壞平素
禁止六畜勿或踐踏清明月半代化紙錢此種陰德浩大子孫受
報無窮文王當日澤及枯骨綿八百載之國祚非天之厚其報乎
至若少年子弟須以蘭溪生貪財色忘性命爲戒以甯采臣不貪

財不貪色爲法故得神鬼呵護身榮貴顯獲此美報凡爲婦女者須想聶小情係一鬼魂且知婦道孝敬兩全故雖死猶生終證仙果倘爲婦女不孝公婆不敬丈夫不全節操雖在爲人實鬼之不若不深可恥乎聽此案者無論男女俱當改過自新效法古人可也

和順可風 三下河南

大宋仁宗年間湖廣保康縣有一海姓弟兄二人兄名騰妻極忠樸本分妻姬氏無子生女名春桃曾許喬鑄鑪爲婚其弟騰囊品貌魁梧妻柳氏無女生子名雲程先說姬柳兩妯娌俱大家人戶之女凡女史烈女經傳皆誦讀講究一切三從四德無不周知自

過門兩相和睦有勞代焉有物分焉世事不分你我婦之子乳哺艱難伯助之常加笑容伯之女屎尿污穢婦換之不嫌齟齬一切飲食衣服器具等項推多取少讓美取惡俗言好人在一家海氏其有之矣一日姬氏回娘家省親將春桃付與二婦未帶遠行柳氏見姪女將要成人却亦聰明幼時若不教訓恐後不知坤道遂將女箴戒規編爲俗歌一段謄就喊春桃來前爲婦有段好言訓誥未知你肯聽否春桃云婦婦愛厚才教焉有不聽之理柳云聽我讀來語爲女子兩重天俱關緊要未出閣孝父母以報劬勞二哪者是生身父母一重天爲女有呼喚聲應聲卽速就到切須忌當孝的但不知做那此事爲孝惡聲應臉驕嘴嗽或奉菸或奉茶和顏喜笑晚送睡早問安莫憚

勤勞

二嬸哪者是好話為女的本要如此

操鍼習紡織聽說聽教煮茶飯做蒸

蔬均要學交在娘屋學熟了庖饌廚竈異日閒去別戶百行不佳

二嬸者些好話真是為女子當學的至若是于歸時賠奩妝套隨父母辦多寡不必

心高嫁妝衣為女的穿不到老總要個心田好終身富饒二嬸哪好兒不

得爺田地好女不穿嫁妝衣女亦知道的去婆家孝公婆更須記倒他接媳費銀錢

又把心操無非望兒媳去事事盡道倘若是不孝罪惡滔滔二嬸

哪者是養身父母一重天敢說不盡孝嗎你姪女遵教的事丈夫理當要敬戒為妙莫說是平

肩人將他輕拋夫為天妻為地有大有小須要學孟光女事夫名

標二嬸哪那孟光事梁鴻舉案齊眉姪女亦看過此書定順從的還有那妯娌們又須和好凡百

事莫計較互相代勞妯娌和家易興事非虛渺有貓犬獻瑞祥世

代富豪

那張家兩妯娌一姓鄭一姓徐二人乳子不分你我兒後認不得親生娘故貓兒失母犬代乳之姪聽說過姪後有

妯娌如嬌與媽樣和好姪女呀定要如此就好莫打胎莫溺女古言可考有幾個丟女的

能犯罪逃有字紙合五穀愛惜如寶踐踏了不敬重罪干天條這

事為姪女是謹遵教不敢犯的還有件艷妝事謹戒更好稱婦德在賢淑不在艷

妖荆釵簪布裙帶誰人敢笑馬皇后着素絹女中舜堯馬皇后事姪女不知

請二嬸講來柳云那是漢皇后娘娘豈少穿戴常着布衣素服千古稱賢姪女願學就是平素日言要忌亂說

亂笑說人長道人短災禍易招婦女們最重的有節有孝生為人

死為神不出此條柳氏唸至此問春桃你說這些話是也不是呢

了唇舌既知道是好語佩服有了快拿去粘中堂堂常常去瞧只要

你照樣行克範坤道異日閒為淑女嬌把光叨春桃云多蒙二嬸

雅愛敢不照樣為人，即拿去貼於中堂。踰日，姬氏歸見一段女箴，格言問出何人之手。春桃將二孀教他言語，述與母聽。姬氏便叫女兒呀，二孀有這番鍾愛，心良苦矣。須身體力行，方對得二孀。過未幾，柳氏娘家父染疫症，病危，人放信柳氏欲帶雲程往歸。姬氏云：本待不要二孀往，奈倫常事重，不敢阻滯。但雲程兒不必帶去，恐染症。柳氏依言，一人獨去。留雲程在家，嫂送出門，囑咐防備。染疫一番轉至中堂，見了女訓格言，想二孀前番教春桃煞費苦心。今雲程亦漸知事，我應將男兒為人的道理教訓一番，纔算交相戒勉。又想姪兒年青，與他講別樣古人，他未讀過那些書，不如就將三字經擇其明顯者，與他指點講解。遂泡茶兩碗，叫雲程與

已並坐，叫聲姪兒，哪你今就是海家人，種為伯。今日將你發蒙，初

讀的書教訓於你，未知肯領教否。雲程曰：願受教。請伯明以告我。

姬氏云：誣人之初，性本善。此是一定性，相近習相遠。各分前程，苟

不教，性乃遷。下流人等教之道，貴以專。宜體親心，三字經我道讀過先生未跟我

講今聞伯娘之言，才明白請伯娘過細講子不學，非所宜。其身不正，幼不學，老何為。誤

了青春，玉不琢，不成器。得物比興，人不學，不知義。虛度光陰，依三字經

上說起來，伯娘呀，為人子方少時，休得糊混。親師友，習禮儀。學

為好人些好師傅，本能得昔神尼師項橐，不自滿損古聖賢。尚勤

學，竊比老彭。伯娘呀，犬豕豺狼，不恃聰明。昔日聖人實少，如囊螢

如映雪，學不辭困，如負薪，如掛角，行走尚勤。雲程曰：者幾位古人請伯娘講與姪聽。姬

云晉車允合孫康二人家貧夜讀無油一取螢囊照之一出戶外
映雪讀朱買臣打柴歸懸書擔頭誦而步行李密好學乘牛掛書
角上讀之數子不以貧而廢學皆成大名蘇老泉二十七偶思上
哎呀這些古人好苦請伯娘往下再講

進始發憤讀書籍名登青雲若梁灝八十二天開文運對大廷魁
多士萬古揚名伯娘呀看來得志不怕遲只要發憤老來亦無
嫌的姪兒不必這樣想有志不在年高再聽瑩

八歲能咏詩年輕骨嫩泌七歲能賦碁何等精靈他們年紀青
如此聰明不管

後多人彼穎悟人稱奇何等靈敏爾幼學當效之豈可讓人伯娘
奉承他們年幼聰明發憤長幼而學壯而行古有明證人不學不如物百

無一能伯娘者話是人若不學多
有不知事親敬老的道理孝於親所當執讀書敦本弟於
長宜先知名分當遵伯娘呀從根本上講究讀
書自易上進的伯云正是揚名聲顯父母誰
不尊敬光於前裕於後大振門庭伯娘呀看來人只要發憤
讀書也可以當買田置業人遺

子金滿贏只把錢拚我教子惟一經高人一層這樣說來發憤讀
下連戲都勤有功戲無益各自務正戒之哉宜勉力科甲聯登
不看了

姬氏連說帶寫訓畢教雲程拿去時常諷誦莫以蒙童之書而生
玩忽雲程謹受教待柳氏回家雲程將歌訓呈於母親柳氏想嫂

好才學將一部三字經挪排者們好妯娌談笑一會雲程見伯與
母歡喜不了却在膝前侍候柳氏暗想我青春年少到有兒承歡

苦我哥嫂年長無子如何是好乃對嫂言道伯娘人生在世不孝
有三無後為大想哥與嫂年近四十無嗣不如勸伯伯娶妾延後

未知吾言是否姬氏曰二嫂之言誠是但我亦勸過你兄決意不
從吾亦不好勉強深說恐弊端百出世有因納寵夫妻從此反目

漸至參商克家之道，遂不振矣。再想若兒女，乃前世所修，多娶妾以種胎，不如廣行善事，多種陰功，以種子，或可得天心眷顧，以致螽斯衍慶耳。柳氏曰：兄嫂既不爲此事，弟媳久懷着一樁心思，我今現有雲程兒，願過繼膝下。姬氏曰：二孀之言差矣。你有三男四女，撫抱亦可，僅雲程一子，怎麼使得不必出此言。柳氏恃着英年，料有生育，暗與丈夫商妥，請憑族親，遂暗寫抱約，跪交哥嫂。前嫂嫂再三不收，柳氏泣勸曰：伯伯呀，兒女難割，手足亦難舍，今抱雲程過房，權承雙祧，異日我後生子，就不題了。如其不然，候嫂得了孩兒，仍自歸我，有何不可。姬氏見弟媳夫婦出於至誠，遂不推諉，設席暢飲。一日，騰囊向兄嫂言：弟魯鈍，書不能讀，欲廢文就武，爲

朝廷效忠，特稟明哥嫂。姬氏曰：國家取士，文武並重，賢叔有志功名，哥嫂斷無不喜，但你兄樸實，二孀孤單，要常去常來，方可。囊依言，嫂乃請人卜吉日，收攜行李，揣人往送，竟投督標營去了。由步兵陞馬糧，每次考校有功，轉陞營千總，卽於本標提用，寄信回家。哥嫂喜出望外，姬氏忙與二孀道喜，却又想到兄弟今朝身顯，不愧奇男，但弟媳自從撫子，未獲生育，我何忍坐視。乃向丈夫道：夫君忠實，出外航心，在家經理家事，妻要往武當山代弟求嗣。伊夫欣允。柳氏聞之，恐嫂嫂受風霜跋涉，上前曲爲勸止。姬氏曰：爲嫂去意已定，不必阻行。於是備辦香燭，拜別丈夫及弟媳，毅然長往。走了數日，路經山坳，天色將晚，忽遇一夥強人，將母子打劫，路費

一空斯時欲要回家業已出門許遠想往前迤身無半文兼以奔勞足疼只得暫歇巖洞夜靜雲程睡熟姬氏心口相商且憂且悲歌古言在家好無比出門一時身難棲今晚歇在巖洞裡才知此話不虛題別人燒香爲兒女我今燒香爲弟媳皆因夫婦運不利膝下無嗣肇後基嬪將雲程願過繼料想生子定有期他已年到三十幾無兒無女好孤恤我心不忍另設計武當山上求神祇業走兩日到此地強人打劫盤錢畢並非家鄉和故里黑夜不辨東與西露宿神驚少主意進退兩難受慘悽此種光景真沒趣鐵石人間也淚滴一更裡來月初起雲程無知睡沉迷湛湛露斯非兒戲菩薩保佑莫成疾二更裡來眼未閉堪嘆兒女少修積于星艱

難淘盡氣求之弗得苦莫極三更裡來把念舉祝告山川與社稷信女前往武當去伏乞路途保清吉四更裡來對兒敘快快甦醒聽端的此去靈山不遠矣切莫墮志精神疲五更裡來安排備不辭千里家遠離逢人募化飯與米必會活佛始安逸○姬氏哭到天明引着雲程仍然前往人有誠心神有感應不多日竟至武當山進香大吉將歸誤聽人言另走別徑校原路甚捷來至白水灘有座古廟邪神作祟半年一小祭享的猪羊周年一大祭要吃童男童女茲值大祭首事到處探訪恰遇雲程母子路過邀至郵亭細問姓氏里居男女若干青春幾何姬氏雖賢終屬女流卽將雲程與春桃年紀並丈夫忠樸兄弟出外來此燒香情由逐一直告

首事聞聽遠來雲程年正相當遂擄掠以去姬氏舍命趕至竟將
母子關鎖一屋待得童女方可呈祭眾人又商議時纔姬氏所言
伊還有一女未出童關不如設計將他哄來便可了事主意已定
去一二善說者至海家言在武當山撞着一婦口稱海家姬氏攜
一孩童名雲程途中染病命在旦夕請我寄個口信多拜弟媳柳
氏務帶他女春桃不分星夜前去看望柳氏聞言淚下那人假作
告辭柳氏曰承得尊駕傳信道阻且長未知去向那人道我到要
回原郡但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閒你我非親男女同行有碍柳
氏曰既是好心天人共鑒何疑之有即稟辭他兄帶起春桃一路
同行將攏白水灘眾人擁擠爭看都言可惜此女明日定不得活

柳氏聞之驚欲別逃却被首事將春桃搶去柳氏見女隔遠不願
生死逢人以頭亂觸眾位將柳氏一齊拿住與姬氏母子共拘一
處姬氏乍見弟媳與女兒同來受害號天痛哭會首不准高聲即
將姬柳二人挪開安排祭奠雲程春桃見母去了昏死又醒叫道
會長爺既要我姊妹供神此時已籠雞網魚焉能逃脫祇求母女
嬌姪一會死也瞑目內有見而不忍者姑許之姬柳二人出叢人
中一見雲程春桃真是痛殺人也乃泣曰歌見我兒心如刀絞望
女不禁淚嚔啣姊妹雙雙年紀小鳳凰展翅弔翎毛當初盤養苦
不少殷勤訓誨未辭勞春桃兒本生來乖乖巧雲程你是一子承
雙祧神靈好似南山豹享祀希奇勝太牢小祭猪羊聊草草大祭

童男並女嬌會首無奈到處找搶騙姊妹祀神曹雲程爹爹本樸

事不曉春桃叔叔營中把武操雲山阻隔未知道生離死別在今

朝傷心為娘這陣魂顛倒痛心大家快設計一條雲程春桃道二位母親事到如

今只有哀求會首看他轉面忙對會公表妯娌跪地把恩邀不幸

翁姑去世早丟夫弟兄兩同胞既有兩弟兄姬氏你我夫原是庄

家老忠厚為人屬草茅既是丈夫本樸務農古云我命鄙極不

孝無後為大罪難逃兄弟夫婦心腸好雲程抱我接後稍我們如

今算有靠兄弟之嗣心搖搖代為許愿求神保故來此地把山朝

雲程係弟抱與你這個女兒女兒我養枉然了他名叫做海春桃

是何人的又叫甚麼名字呢他放人襁褓就將乾坤造親家門高本姓喬各台會長存厚道放

條生路施恩膏眾人又問柳氏你的我的夫君遵兄教如今效力

在督標丈夫在效力你問我兒女更傷悼一子過繼共根苗你既

為何又長嫂當母年老耄不忍孤單受寂寥聽你二人所言就算

抱與嫂他兄妹呈祭可惜我們得一門和順但神要

不能為力會長爺呀能够另眼來相照個個兒孫著紫袍倘若

不准定然要看我妯娌怎開交話二人恁般哀求眾位決然不允

娘崽扭做一團喊天叫地一股怨氣直冲九霄端逢觀音菩薩朝

上帝歸慧眼觀見邪神為害命善才查看乃是淨水瓶中鯉魚修

真多年成神成形私下紅塵比即命善才捧瓶煙霧四起仍將鯉

魚收服雲程姊妹受驚身死菩薩念其和順克敦大發慈悲各賜

靈芝草輔身囑云仔細收存不但能還陽日後且有大用霎時煙

收霧散眾人驚嚇逃避惟姬柳二人望兒女同去看望見雲程姊妹尚有一綫之氣少頃徬徨四顧對母言道蒙菩薩賜靈芝在身囑牢牢收存姬氏解雲程姊妹衣各得之卽望空遙拜卽刻登程鰲魚脫了金鈎釣搖頭擺尾再不來那夜歇在館驛忽來一位千總人人爭看姬氏背地去瞧纔是兄弟海騰雲家人幸會悲喜交集悲者何姬氏將母子朝山途中被劫弟媳受騙春桃姊妹獲救說與弟聽喜者何騰雲將投營建功得陞千總告假回家情由具述次早騰雲各備轎馬偕行未久抵家團圓喜之不盡由是不准雲程出外延老師名廉隅者在家課讀迨諸事調停騰雲恐違告假限期仍回營而去尙在途中聞不法土豪滋擾黎民搶州奪

郡轉向制台請令帶兵一掃蕩平中堂大喜卽放常德府都司及赴任多封銀兩忙修家音端人送回而伊妻柳氏亦於家生一子剛逢三朝因取名雙喜姬氏亦付回信轉達光陰迅速日月易逝不覺雲程歲十八九雙喜更名雲霓年已十二書房肄業聰敏過人、是年大比要同雲程兄赴考點名時學憲見其英秀因他歲數縣籍遂出一對保康縣童生六六歲霓對紫禁城天子萬萬年大人拍案驚奇榜諭撥府學一名雲程亦遊泮弟兄榮歸遠近欽仰同赴鄉試雲程又中經魁回家稟明父親仍接廉老師訓弟已打算上京其父喜之命治酒餞別嬾於臨行謂雲程曰異地遠遊非朝發而夕至務要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前蒙神賜靈芝有回生之

宣
密帶身旁以防不虞萬一功名不遂寶上可取雲程遵命拜別
往北地進發及至京城試期已臨雲程染病不能進場迨病養好
行路甚屬艱難就留京教學以便來科却說喬鑪家頗富足曾
入國學得中北闈年長名成理宜親迎偶想起海春桃被人搶過
誰不聞之異日出仕恐惹訾議必要退婚騰妻夫婦再三托媒周
旋鑪反以惡言賂告姬氏受氣不過竟以無故休妻具控在案
鑪自知情虧預以百金行賂地方官係趙苟欽之姪恃朝內有
人不畏海家紳勢擅受賄兩造對質斷姬氏改婚另嫁姬不具結
滿責四十且押店弟媳柳氏率雲霓去看對嫂曰如此負屈未必
罷休不成快修書信遣得力之人送往常德府候你弟歸自有定

奪姬氏如言是夜燈下令雲霓假口代筆揮毫直書曰爲嫂修書
淚不住賢叔親折看明目非與人爭田和土爲的狗壻喬鑪恃
他富貴良心負欺逼你兄人本樸無端請媒說原故要退春桃另
自續動他姻緣前生註反出惡言來抵觸嫂似貧嫂再訴苦怒而
不息更狠毒無奈我纔把縣赴太爺台前分直曲誰知狗壻先行
賂乃斷另嫁別人屋我不具結官生怒責打四十很受辱押店不
許我出戶倘若復訊必丟獄雲程京地安若素杳無信音轉故廬
雲霓年幼誇獨步不忍公堂把膝屈想方設計無有路燈下始將
家信錄星夜書傳常德府賢叔可以速則速回家商議善擺布收
拾無義纔心服話姬氏將信封好隨命使者至常德府萬事皆已

宣講福報 卷三
定人主空自忙。忽然旨下拜岳靖爲帥。海騰翼爲先鋒。平服象嶺。翼奉詔不敢稍延。聊草寄書轉囑來人。言包丞相爲斬武宣王。現貶河南開封府。爲官清正。鐵面無私。赴轅投呈。是非自明。將命者歸書交柳氏。柳奔店呈嫂。姬氏折書。叔旣出師遠征。喬鑄鑪愈加得勢。冤從何申。氣逼多障。竟將雙眼激瞎。雲霓忙遞哀憐病呈。把伯母接回。柳氏自此食不安席。臥不安寢。叫雲霓善事伯伯。已偕春桃。要往河南訴冤。伊嫂阻之不聽。遂引姪女以去。不久到了河南。指名將官與喬鑄鑪同稟。奈婦人見識有限。此狀竟誤告了。原包千歲。因滿朝文武審啞不明。欽命回朝審啞。讒臣趙苟欽代理開封府事。苟欽與所控縣官又本叔姪。知海家勢大。萬遇包公告

發大有不便。原案批回。諒必會意。軟辦柳氏不得已而歸。走在中途。春桃勞力過度。水土不合。偶染痢疾。並無路費。人困錢空。不能行走。柳氏典當衣服。延醫調治。服藥罔效。看看命在危急。因想哥嫂祇此一女。倘有不測。叫我如何處置。越思越慘。愈悲愈切。一見春桃容改換。不由爲嬌淚漣漣。臨行你母好言勸。叫我不必出外。前路途之上多凶險。恐屬女流惹禍端。只說帶兒來作伴。免使影隻形又單。一心想把青天見。那知到此不遇緣。讒臣苟欽慮事變。原呈批回地方官。包公進京去審案。我們枉自下河南。如今我兒染病患。拿倒此事好作難。服藥全不見效驗。兼之腰無半文錢。他鄉異地無婚眷。又向何處把身安。兒須保重心莫亂。恐防惡氣

再傷肝。或思茶湯。或想飯。兒快對爲嬌仔細言。春桃答道。二嬌
呀。女兒此病。諒不能愈。虧了嬌母千方百計。爲兒雪冤。今偏半途
而廢。女心實係難安。更有一言萬望。二嬌多拜我苦命的爹娘。自
幼愛惜。如丹山之鳳。奈上無兄。下無弟。單生我一枝虛花。多蒙嬌
嬪大恩。將雲程兄弟過繼。自姊妹出世。惹盡風波。幸今雲程雲霓
年少登第。獨我薄命。不得好生。並不得好死。二嬌我痛心娘。叫兒
死於九泉。如何瞑目。若問茶飯。娘莫去哀求於人。兒不吃的。聽
罷兒語。咽喉斷。叫聲姪女。且耐煩。古言好人多磨難。何必性急不
自憐。娘再尋醫。將藥辦兒病。自可得安然。況你淑女閨中。範豈無
救星來保全。借炷信香。當天點祝告神靈。並祖先信女。不辭路程。

遠時下河南會青天。誰知無緣未見面。含冤莫訴。到此閒姪女得
病遭塗炭。命在旦夕。苦萬千。該當難星。猶未滿。忘却靈芝在身邊。
只得拜祝南海岸。觀音菩薩快下凡。懇祈神恩施。一綫打救春桃。
上慈船。詒柳氏對天求神畢。卽出店尋醫。忽遇一位貧漢。柳氏問
道。賢婆婆從何處來。婆曰。來時原有意。又問向那裡去。婆曰。去後
本無心。又問若大年紀。答曰。學就長生法。既學長生法。何爲道路。
行走不憚跋涉。答曰。專等迷路人。柳氏見對答甚奇。又問學長生
多年。可煉得有丹丸。能治病否。答曰。有卽請到店。看明病狀。取了
紅黑二丸。命以薑湯灌之。立愈。柳氏感激跪謝。起身貧漢忽然不
見。知是菩薩打救。嬌姪焚香拜謝。卽便登程。沿路募化而歸。妯娌

敘苦不題。柳氏到底心願未了，抱恨良多。一日坐在門前，來了兩個差人，問誰是海柳氏。柳氏隨機應變，言海柳氏尚在河南，問他何事。二差道：「他有上行案，批回本縣，叫去復訊。」柳氏曰：「他回來時自行投審，給錢一百打發差去，忙向嫂商議。此事若不再下河南，被貪官拿住，難保無恙。」嫂曰：「於理固是，但二孀爲着姪女，前已受累不盡。今又復往，叫我心裡如何過得？」柳氏曰：「妯娌情重，何出此言？」遂囑咐春桃，預將靈芝草帶身，孀姪雙雙下河南。正是：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抵府另站高陞店，這掌櫃也姓海。係同宗名君山，疏財仗義，婦亦賢淑。待柳氏如孀母，談敘久之，問包千歲曾在衙否。君山道：「千歲已回，又奉旨陳州放糧去了。」柳氏聞

言，捶胸躑足，仰天一跤，春桃去扯其氣已絕，下跪身旁，不禁號咷痛哭。曰：「二孀一死，罪歸我。撫屍不禁淚滂沱，爲女惹下這大禍。姪女從頭不忍說我娘當作珠一顆，二孀待我更不薄。自少殷勤煩訓課，女兒經傳費裁度。出則隨行入隅坐，年已長到十八多。慮及終身要結果，意欲擇吉締絲蘿。喬家做事大有錯，擅敢退婚格外說。我母再三曾勸過，恃勢賄告甚凶惡。保康具控非小可，要他錢多使手脚，太爺忍把因緣破。前世修成今斷脫，母不具結官冒火。責打四十痛心窩，我孀不忍忘坐臥。寄信常德令叔覺，偏偏帶兵爲參佐。臣報君恩禮不訛，因修家信見識。叵命往河南把冤削頭，次包公回京所苟欽代理，竟批駁轉在中途受坎坷。神靈打救

幸得活。上行案發難避躲。豕更無人息風波。二下河南求定妥。干
歲又去可奈何。嬀嬀氣逼咽喉鎖。一跤竟赴瑤池約。生未離娘右
與左。嬀去風箏斷了索。他鄉不識人一箇。如斯薄命怎交割。春
桃傷慘也要尋死君。山在側力勸命婦以手探之心口尚熱春桃
聞言。猛想靈芝仙草現帶身旁。卽去磨水灌服。頃刻還魂安好。柳
氏此時苦無良策。向君山問計。君山曰。干歲放糧一年不知半載
未曉。況公出日多難以遇着。你嬀姪不如悄悄歸家。暫爲隱匿。俟
包公回衙。我暗地寫信。火速卽至。庶不致誤。計定請轎送歸。且說
海雲程自去京年餘。那日出外遊玩。見四門懸榜。曉諭言東宮太
子病入膏肓。有能醫者。高官任做。駿馬任騎。雲程暗想。我昔年白
水灘兄妹身斃。蒙神賜有靈芝。功能起死。來京時。嬀母囑帶防身。
今出榜諭。我持此以進。一來仗太子的洪福。二則撞我的造化。遂
將榜捲收。隨召入宮。預設香案。潔體虔心。祝告觀音大士。才取靈
芝。沖水捧獻太子。此正貧無達士。將金贈病。有高人說藥方。次日
早朝。九重旨下。宣雲程上殿。太子侍側。不勝贊賞。封爲進寶狀元。
雲程謝恩。跪奏告假省親。皇上准之。賜半幅鸞駕。繞道還鄉。又幸
包干歲放糧回府。海君山信柳氏務須速來。柳氏得書。攜春桃
三下河南。隔城四十里許。耳聞道鑼之聲。柳氏心想。莫非包公又
向別往。道旁敬立。攔馬伸冤。手下代稟。分示官廳候訊。及見彼此
抱頭大哭。原這官長。乃新點狀元海雲程。自京回家。路經河南。因

以邂逅相遇真算天湊人緣備轎同至府郡仍住海君山家即修
手本進衙面見千歲將嫡母三下河南趙知縣受賄喬鑄鑪退親
逐一訴明包公大怒當發提牌吊知縣與喬鑄鑪赴案聽審喬鑄
鑪一見包公神膽俱喪意欲強辯恐反弄拙只是搥頭求饒包公
又問知縣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眼前皆赤子頭上有青天爾不能
分民之憂反行受民之賄哩知縣不認包公轉問鑄鑪鑄鑪畏刑
不敢隱瞞知縣見已供出難以爭論忙去衣冠請罪包公曰狗官
還有甚話說否知縣道卑職萬錯望千歲念在叔父苟欽之面下
次永不敢犯包公笑曰爾叔居顯官爾爲公子理應從寬但人心
似鐵官法如鑪本府到容得你銅扎容不得你命拋扎示眾喬鑄
鑪嚇得戰戰兢兢包公怒罵狗奴無故休妻行賄與受賄同罪應
繳施眾狀元想到姐自幼配懇恩求恕包公問春桃這個狗才論
法則不赦論情有可原你還肯甘心身事否春桃曰小女冒瀆婦
道從一而終古言良馬不轡雙鞍烈女豈嫁二夫千歲高懸明鏡
民女沒世沾感包公曰爾旣願從柳氏當無後言當命鑄鑪在法
堂與柳氏陪禮杖責八十以示儆戒包公申文回朝皇上見包公
政簡刑清認法無私復丞相位回奏海家和順可風龍顏大喜封
海雲程一品京官雲霓特授河南開封府保海君山爲保康知縣
海騰雲贈員外騰雲平服象嶺陞一
侯進爵將軍姬氏柳
氏俱封夫人富貴雙全皆由和氣所

官譜補遺 卷三
眼光復明、迎鑄鑪上府招贅、後職司中軍官、子榮華然世人動
謂妯娌是異姓、妻子如衣服、此無稽之談、皆欺心之語也

二子索命

道光丙午年蓬邑莫宣能初係大家、只因素不習正、一味好嫖貪
賭、把一分家業、竟似筭殼做鞋、不但垮得响、而且幾脚躡得湍濫、
接連將田地賣得罄盡、剛剛刺得錢百餘串、就該改邪歸正、誰知
是個蝴蝶轉劫、聞不得花香、見了牡丹芍藥、連七竅都迷惑了、只
因鄰居有個鹽客姓張、素以擔鹽營生、其子張星爲人本樸、娶妻
楊氏、稍有姿色、莫宣能見而悅之、遂暗暗與之私通、及至情投意
合、不覺心毒計生、一日楊氏私謂宣能道、你我苟合爲婚、終非長

久之計、夫君知道定作刀下之鬼、不如早打個主意、與君訂鴛鴦
之盟、結琴瑟之好、那時百年佳偶、情無限、半夜敲門、心不驚、何等
穩便、何等快活、宣能聞之、甚喜、當時眉頭一皺、計上身來、暗想此
婦已有一歲乳子、怎忍母子分離、縱然改嫁事我、終是二意三心、
不如使彼先殺其子、後奪其母、一則斷他念頭、二則塞他歸路、豈
不真心從我了、正是定下毒心計、要將甑子端、遂假意問楊氏道、
卿言極好、但你有一歲乳子、豈忍一旦分拋、此話定是戲我的、楊
氏笑道、只要你我做成夫婦、小小乳子、欠他則甚、君如不信、待奴
先將此子治命、然後再定婚姻之策、宣能大喜點頭而去、列位、你
看楊氏這樣淫毒之婦、只圖貪淫好、不念丈夫的血脈、已身

的骨肉真是比虎狼都不如了當時轉進房中恨不得將乳子一脚踢死又恐丈夫驗其有傷終難了結正在想計只見乳子尋乳呱呱而哭楊氏想道不免將乳斷了餓他三天一七不由他不死於是竟不喂乳可憐小孩子飢餓不過尋乳不得將口左右亂咬日夜哭不歇聲楊氏以為嘈耳復藏於衣櫃中過了三日漸漸聲微氣小只有口動手抓而已楊氏乃與宣能商量道此子命在旦夕你我怎得團圓宣能道事到如今你可將計就計假因痛子惡成瘋癲在家吵鬧歌舞你夫恐其生事必然改嫁勿疑正說之間只見孔子將手亂抓竟自氣絕宣能只得黑夜逃歸再說張星那日路忽然心驚口跳想必是娃娃在家欠他遂在場上

稱了四兩白糖次日一早歸家遞與楊氏叫他去喂娃娃楊氏假意流涕道娃娃不吃糖了問你在怎講答昨日扯驚死了張星聽了此言當時氣倒在地誦痛兒死好悲哀咽喉哽哽淚盈腮為父貿易出門外心常掛着小嬰孩只說有娘把兒待不過幾天就回來你早晚天回來帶於今父回兒不在幾乎難會土中埋虧我買糖拿哄慰不見我兒把門開哎呀往日見我喜得怪學舞獅子實在乖學打登登渾身擺早晚要我抱在懷兒是你不離懷可憐甚這們死得快雙眼不閉父難猜莫非娘把兒悞壞莫非飢寒未安排其中緣故父難解真果奇哉又怪哉虧夫說者話可憐可痛心早知兒要把病害不出門去禍怎來兒千萬莫把為父怪願你

官家去投胎張星在哭楊氏在旁撐着一雙眼睛假裝一聲崽一
聲兒也哭起來詞哭哭聲息淚不乾喊聲兒想不完可憐懷你受磨

難可憐生你受熬煎萬不料我兒病未見倏爾喪黃泉妻呀你說
怎言未見害病呢夫呀扯也有害病幾十天未見把氣斷可憐我

的崽不過三四天起勢奶不沾未必就扯了三四天驚者是甚麼
驚起勢把奶斷口邊流清涎娘曉得者病症起得甚凶險怕會難

活人世間到把為娘痛得到把為娘痛得把你痛得怎的把為娘
痛得喜歡未必死得姪把痛得喜歡只說將兒來盤大祖宗堂

前有香煙誰知把命短竟使風燈斷了弦夫哭兒真可憐可憐兩
眼淚不斷可憐兩眼淚長潛妻哭崽豈忍言妻哭崽豈忍言妻為甚又

只說半妻哭崽死黑了路妻哭崽死黑了天雖是我無緣也由爹
不該出門把鹽擔我不出門家無生不去擔鹽在門前兒害病有

人把藥檢也免兒死一雙眼佔起不閉往上翻就是我兒不閉眼
未必我呀我兒不閉眼這都是舍不得爹舍不得媽的意見兒

兒從今後叫你爹怎麼過得慣叫你娘怎麼想得完正是一番假
慈悲哄過蠢男人張星見妻哭得如此傷慘以為病故毫不疑心

反將妻好言寬慰楊氏見夫勸他他越妝起那惡氣的樣兒如癡
如呆漸漸癩狂起來每日哭一陣崽又唱一陣歌亂舞亂笑毫不

怕人看見和尚喊冤家就說要與他一拜成親看見乞丐喊神仙
又說要與他同登極樂白日也不止夜晚也不睡總說有弔頸鬼

跟着他說他與張郎姻緣滿了要他另自嫁人纔肯走只把張生弄得日夜不安嫁得來又恐娘家生事留在家又恐黑夜釀禍萬般無奈只得請岳父來家商議他父親聽說要嫁了病纔脫身遂許之張星乃開口另嫁莫宣能聞此消息串通媒人出財理二十千說合過門假請巫師書符送鬼漸漸好了從此楊氏以爲丈夫奪愛不像先前爲人專好穿吃一味懶惰全不以家務爲念眾位不信他的過場有鄰人編成歌唱歌云講到那婦人是人都不喜自從到莫家過場就做起活路全不做把手一抄起每日巧打扮門邊一站起看見人過路眼睛一斜起裏筒梔子花菸桿一拗起大脚穿小鞋鞋底一翻起前頭翫上天後頭一拖起丈夫若說他

把嘴一噏起估住稱肉吃砂罐常炖起若是隔久了把臉一黑起說他淘不得聲氣一哼起丈夫說無錢背時就罵起願就來討我怎把我拖起無肉就煎蛋飯放油炒起推粉做粑粑內裡糖包起若是無柴燒板橙就鞣起穀米換麻糖滿嘴還粑起小菜懶做得菜園盡荒起便桶懶傾得滿屋都流起房屋懶掃得渣渣盡堆起天亮懶起得飯熟猶睡起板橙梁渴睡四脚一叉起東西懶收拾攤子一擺起愛嘆龍門陣口水都噴起雞跳麻籃上滿屋都牽起狗向竈上扒脚印都踩起打破鉢與碗舌子纔伸起這樣油嘴婆爲何去討起迨至家敗完又要把身起奉勸討親人眼睛要貼起若是上了當靈牌先寫起莫嫌我歌俗照樣纔編起講到他毛病

把嘴一咧起人人看住他羞得來不起處處將他作歌唱他置若罔聞癖氣全然不改因此好吃懶做不上兩年就將丈夫錢用得罄盡膝下又生一個孩子已有一歲零竟至缺食不能餬口延至咸豐二年始佃張戳鍋的山土耕種方交錢二千就無錢了戳鍋因代爲定計道你家莫二爺有錢何不去借些宣能道他的錢是藥水煮的除非遭混事就拿出來了怎肯借與我們囉張戳鍋笑道他若不借你你打主意害他宣能道無有妙計戳鍋道我若把良心不要他就背時不淺你明日叫妻楊氏去他田中將菜子葫荳割上幾把他不來拿還則罷了倘他來就說與他孫兒有姦曾許錢十串今久不過錢故特來惹他那時你二爺渾身有口難分

訴跳在黃河洗不清不怕他是狠子手都要失把葉子菸宣能以爲妙計果吩咐楊氏依計而行竟被二爺捉住罵道人家冬季一費人工二費種子原是望收你們忍心一陣割了那還有點良心起本囉這樣下毒手雷不打火都要燒你的楊氏跑來扯住嚷道莫二爺你的孫崽認承搬我十串押佃錢叫我搬在這來住於今不准我割糧食就把十串錢過我邊說邊吵就跑到二爺家中去了日夜吵鬧總要錢纔走二爺無奈只得請莫由文來家勸解楊氏暗許由文一串錢由文反勸二爺出錢十串一則免其禍患二則周濟族人豈不兩全其美莫二爺一聞此言正是醫得眼前瘡挖去心頭肉不禁對莫由文傷心痛哭起來詞這件事多蒙弟

把我勸講白肉上燒一艾令人慘傷。由文勸莫惡好淫婦不要臉

把人錢想全不怕傷風化敗壞綱常我孫兒他豈肯逆倫犯上明

明是無錢用想出者方。二爺莫惡氣他只可憐我為錢財磨壞兩

膀髮蒼蒼還在坡牧牛放羊。論積錢你本苦未論所食雜糧飯大

眾一樣想吃肉除過年要待栽秧。必你還舍得穿吃可憐你屋平日

論所穿粗大布墨煙皂上老麥鬚穿去毛不嫌樁樁。本是的你二

鬚怕會穿了廿幾年都還未換穿與吃都在趨並未浪蕩那一行未儉約頑個大

方。可憐二爺舍得頑大方我看人情閒或待客吃飯喝酒莫想親

家來初過門黃花搽湯。你那回王親家來過門論送情八十個常

來常往擦不過一百二就算爭光。那回你趙親家做喜酒二爺送

那回你有功果人來掛躲避為上即遇着告些情推家未當。那

們道是曉得味得論我為百行事都未上當也無非想積錢以買

田庄。就是者件事上點當但也誰料得平白裡被人冤枉要搯我

錢十串纔能下場者好似拖剛刀挖我心臟氣得我莫老二眼淚

汪汪。好莫惡錢是莫由文見莫二爺哭得傷慘料是被楊氏所誣

因復勸道二爺不必悲啼我替你搵了一串錢他許我錢一千我

不忍要二爺再付九串與他要他夫婦書約杜後以免異日滋事

二爺強勉應允當即書立憑據兩下交割夫妻將錢領回交與田

主張截鍋從此宣能如醉如癡似乎痰迷心竅一般每日在家神

魂不定好似鬼摩了腦髓不能作主看看冬殘歲暮無處出備楊

氏便催丈夫將豬賣了。以辦年節。宣能賣得些錢。便在街上打平。鬧夥。花費殆盡。楊氏見夫如此。心頭火冒。將親生一歲多之子。抱在懷中。說道。你父如此浪費。終是養你不活的。我也不能長跟他。免得把我腳掛住。不如早死。後來免得受苦。說畢。暗用燒酒一大杯。下蠻灌進。外用帕子打濕。將口勒住。可憐小小乳子。不上一時。就嗚呼哀哉了。列位善婆婆。將心比心。想你們養的兒子。時常摸着問着。耽心不了。深怕莫有一差二誤。那個下得者樣毒手。治死這種婦人。真比虎狼都不如了。這都是莫宣能前令楊氏殺張星之子。至此楊氏又殺己之子。真是報應不爽。宣能知之無可奈何。只得泣而埋之。誰知一報未了。二報又生。至次年新正初五。夫婦

往岳家拜年去了。午後突然竈房火起。將房屋器具燒得罄盡。連謀師張戳鍋的房子。火鴉飛騰。一並燒了。莫宣能聞言。只氣得號淘痛哭。歸家無屋居住。牀被衣物。一掃而空。因此惡氣成病。行動氣喘。坐臥呻吟。因與楊氏商議。意欲退佃醫病。楊氏暗想。若是將病醫好。跟住他。終難出頭。不如趁早將他措死。也還另嫁得話。便如此。遂對夫言道。夫君呀。常言妙藥難醫冤病。想你那病。都下灘了。怎麼還醫得好。縱然好了。錢就會用完。到那時。莫得飯吃。終會餓死。不如留着押佃。等你拖好了。多稱幾斤肉。與你炖補藥吃。怕還補得個大馱子呢。宣能嘆道。害病不吃藥。安排棺與槨。連命都難保了。還想吃肉補馱不成嗎。楊氏把臉一駙嘴。一翫嚷道。該死

的治都治不倒不該死的拖都拖好了總講要醫病你掙的錢在那裡要退我的佃此錢從那們來的除非死個人宣能知妻心懷歹意乃垂淚嘆道謀人妻子不成家謀人田地水推沙早知命送婦人手不該當初做事差遂對妻哭訴道詞莫宣能到此時方纔想透止不住傷心淚兩眼交流你又未死那個悔當初做的事比糞還臭不該與張楊氏暗把情偷誰叫你不來纏我欲謀母先殺子下的毒手暗叫他裝瘋癲纔咏好迷說起者件事我誰知他過門來好吃懶做百多串股子銅盡行下喉依你說來盡是我吃個人因無押佃不准種土割葫荳誣姦情老板主謀那知道冤枉錢無福消受兩家人一火燒怎樣下樓我說做不得你說做不得你纔見曉得冤枉錢無福消受嗎

此情不由我心中啞惡因此上染病患日夜焦愁痴人不是啞惡各自討得的要退佃辦醫藥楊氏攔阻分明要指死我高飛遠遊那也未可料的恨賤人好似那走草母狗為甚麼三四十不把心收只要你有命將我兒暗治死心如猛獸想必是謀前子結下冤仇前頭兒你叫我治發痧死的淫毒婦想再醮恐不能夠定然有冤魂鬼來找對頭我來你冤枉我肯信我死後許了你享壽不久轉輪殿等住你同去變牛我壽有九十九總不得同你去變牛莫宣能哭罷大叫道淫婦淫婦害得我實屬不淺哪正是婦人口寬舌長男子家敗人亡事到於今我悔也遲了楊氏罵道空話少說些前頭把我當孔雀屎謀於今把我當臭狗屎嫌病起你那乾猴子樣兒死又不死活又不活屎又窩不得儘倒

占住東池像你這樣捱台會把老娘等老了莫宣能聽得此言心中一急登時氣通而亡這事也怪此處剛纔落氣莫二爺家中正生個牛兒人多以為還九千錢去了不題且說楊氏將佃退了用火板安葬宣能三朝之後正要請媒再嫁陡然頭悶眼花漸加沉重族眾恐其死了滋事無錢安葬急忙串通媒婆找尋人戶有陳維福者相隔二十餘里見此婦稍有姿色不知染病便娶之為妻楊氏想嫁心切帶病上轎擡至家中已無氣了媒人哄着只說遇了煞與邪用姜湯灌下方纔甦醒急請醫治不能痊愈方滿十日楊氏睡在牀上忽見前頭治死兩個孩子引來幾個惡鬼取命楊氏陡裝兩孩子的聲音把自己罵道詞罵一聲楊氏婦好狠的心

全不想二子於你前世有情分今生纔來投胎以復生為甚自相殘害自相賊忽將我銀保兒餓了三日三夜整奶漿不拿一口吞茶水不遞一杯飲可惱可恨怕我哭嘈了你的耳朵根還用衣櫃來關定直餓得我腸如刀割哭不出聲只等斷了氣你纔甘心世上那有這樣狠心人莫兒又云張兄你莫罵了罵聲惡婦人不說眾人不知音想我投胎於莫姓也望成人報親恩誰知長了一歲零竟被毒心婦火酒灌我飲濕帕踏嘴唇可憐使我氣閉不出音何其這樣下得手何其這樣忍得心活活一命送我見閻君張子云兄弟歇一陣又罵孤倒打打打只聽楊氏再罵一番惡婦人全然不聲聲喊饒命打了一陣張又罵云再罵一番惡婦人全然不思忖天地尚有好生心為甚無辜將兒來廢命斷了丈夫裡祀絕

了祖宗嘗蒸豈不干怒於天庭實在可惱實在可恨莫云哥子你莫罵等我又

來者樣惡婦人怎麼容情枉披人皮着衣襟不但殘害骨肉為過

分更把丈夫不當人你既好淫行欺了丈夫失節貞玷辱父母羞

滿門為甚不知醜還要斷夫宗祧絕夫子星豈不是罪上加罪更

匪輕張子云打打活活打死他眾鬼一齊動手打死一個時候

方轉來唉呀我錯了銀保狗喜曉不得你是我兒我是你娘

以母子相稱曾不知虎雖毒猶不把兒吃吞你這惡毒婦比虎狠

十分名雖為人實不如畜牲莫又聽此言激得我咽喉硬硬那有

娘猶害兒的命真正不怕羞煞人屈死我一世害得我們地府長

困恨不得食你的肉挖你的肝心還有甚麼母子情分我今奉令

來取命捉你閻君殿下去對審看你如何逃冥刑張云還要打莫

云好不打了鎖押挪起走大喊饒命跌於牀下七孔流血而死周

身俱打有青黑傷痕從此案看來宣能謀人婦而終死於婦人之

手楊氏殺二子卒為二子索其命婦人貪淫好嫁已是罪大惡極

況又絕人禪祀搯人錢財罪上加罪宜為天火所燒而不得其

死死後受罪不知伊於胡底最毒婦人心惟此婦則有之張截鍋

專於害人後爛舌根而死真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信不誣矣

再世成仇

嘉魚縣陰家有婦人大姓谷二姓井三姓白纔過門那谷氏井氏

都是量小若有點事就鬧幾天丈夫公婆都不能禁止一日公謂

婆曰我家纔接兩個媳婦天天鬧又不怕罵又不聽勸真真無可如何我想昔日蘇氏弟兄五人接了第四個媳婦也是吵得不安後接公媳崔氏至家大家都不吵了目下我欲與三子婚配倘三媳白氏來家能和睦兩個嫂嫂豈不你我二老少息些氣享些清淨日子婆曰那崔氏何以能和睦四個嫂公曰崔氏一入蘇家但謙恭凡嫂的火嫂有不服則幫煮嫂與嫂吵開則勸解嫂在面前使氣則歡容笑臉嫂的兒女勝如自己的兒女舉崔氏好處一言莫盡一年餘四嫂相謂曰你看崔妹這樣賢淑我等一比好不羞人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言婆曰吾白女若得這樣也不枉養兒接媳之苦於是擇期與三子完配及白氏入門氣量更小吵嘴如

像過年公婆大失所望乃喚長媳出堂勸曰谷氏媳在行些聽我開導妯娌閒還須要忍讓為高要得好離不得大的讓小為甚麼與弟媳去耍舌調上梁歪叫下梁如何正倒這兩個打架牛望你訓教在家中不吵鬧便算盡孝切不要與他們求疵吹毛谷氏怒道這老漢今日裡只怕醉了誰叫你通了酒又通糟糟一張嘴對着我勞裡勞到難道說叫我去告知告饒要不吵除非是他們莫鬧我忍讓他要吵誰肯相饒把青桐啃不動來把我我不念是堂上公一陣亂叨翁見大媳不聽勸說長道短進屋去了惹了一陣又把二媳喊出堂來勸道○井氏媳出堂來聽公吩咐你娘家代理人講究詩書你大嫂是毛牛須要寬恕你弟媳他娘家是些村

夫你爭氣拿度量把他裝住莫與他校長短噉噉咭咭把公婆少
惹些就是好處何須要朝名山燒香拜佛并氏問這老漢說些話
酸過於醋喂一槽母老虎要我收服皆因他大烏龜把壞了路後
來的照原路肥進肥出莫不是想把我嘴吧閉住我爹娘未把我
賣為女奴這兩個鐵菱角實在可惡吵死了變鵲鳥不同林宿
翁見二媳不聽勸黑臉懂嘴竟自去了想道三媳纔入我家未久
或者有個翁媳之情又將三媳喚出堂前道白氏媳你本是聰
明智慧為公的相勸你切記莫違惹的是我家中時常吵嘴出門
去好叫我臉不光輝好親友問到我實在帶愧這門面全仗你格
外栽培你大嫂合二嫂找你作對忍一忍你子孫定占高魁三媳
答道

這老漢今早辰怕闖到鬼一切話恰好似打落煙灰他兩個未
把我當成妹妹我讓他還說我歲歲難難講人勢我娘家很有富
貴搞濫了再莫說無人湊威若要我妯娌們和睦為美除非是變
牛兒不在一堆其翁見三媳更不聽勸說是說非進屋去了老翁
惹得氣急難消謂老妻曰三個媳婦坐在一堆好似春官遇卦嫂
秀才遇兵一般俗言說得好猪吵賣人吵敗他三人天天吵鬧不
休明明想分家圖清淨我三個崽又沒志氣倘一生出事來更要
連累我二老惹氣我欲將他三人分居免得天天吵得不歇氣連
地脈龍都會跑了老婆子你說何如妻曰好於是將三個媳婦分
做三處未幾三個兒媳前後兩天同得喉風症而死是夜鄰近有

一婦人夢入陰曹明明看見閻王審案婦竊聽之冥王提三婦跪

殿下罵曰見谷氏不由王怒氣悻悻枉自你披人皮不諳事情

高堂上翁姑老不知孝敬見丈夫又不能相敬如賓為甚麼與弟

媳光耍嘴勁講谷云小女先到陰家多勞三年他們後來也不想

我路說幾句他就搞起來為此嫌隙一開所到此時你纔想推諉

別人在陽世想的是前程各途全不顧二公婆惡不惡人你想分

王這裡早已安頓抓下去用五牛把他屍分冥王吩咐一聲孤下

谷氏手脚頭項各拴一牛惡鬼一邀將罵一聲井氏惡也多得恨

欺丈夫觸公婆滅了天倫妯娌開全不論長幼情分為甚麼與長

嫂論輸爭贏講稟大王小女子的兒小嫂嫂的大他的兒子以大

吵鬧不休講是我打帶棍以明明是你多事

反說人撐你常吵嘴都是他的量小望大詳情王又罵道

不想妯娌比姊妹還親你想分王與你分個勻均抓下去用鋸解

決不開恩冥王話畢只見眾鬼卒把井氏捆綁拿把大冥王又

指白氏罵曰罵白氏小丫頭更莫禮行全不想二公婆接你過門

他望你學崔氏感格和順一進門與兒嫂日日商參可憐你二公

婆惡氣成病相勸你也無非望你回心動不動就說是娘家人很

難道你安頓要打架不成講大王呀小女子纔到陰家一樣都沒

也爭倒把我刻老了心我說他幾句他就吵起來為此嫌隙吾怕

是君父仇不能容忍却原來概是些小小事情真果是禽獸類全

無人性不自想大量人福壽及身倘若你有弟媳者樣胡混難道說你就不與他抗衡只知己不知人一條橫性擦下去快快的挖心割唇鬼卒抓下白氏剖開胸膛挖了心割了嘴唇三妯娌在陽世全不對徑一個個發你去變為畜生蒙家庄三牯牛當有身孕你三婦去變牛生長一門到明年五月內同生牛命愛打架儘力量去耍豪橫王判畢命取牛皮與谷氏谷泣道聞言嚇得渾身戰哀懇王爺把恩寬他們氣大愛叫喚他吵我纔還句言倉猝公婆到有點別樣罪過未沾染王爺念我者陣嚇出汗皮袍實在不願穿二娘他們怕冷多病患等他穿起避風寒○井氏道○哀求王爺施恩典切莫信我大嫂言他們古強又短見么娘他更吵

翻天常說變牛不同捲王爺翻皮袍子讓他穿從今我再不眼淺讓他多穿幾十年○白氏道○多蒙王爺施恩惠二位嫂嫂切莫推生前不該常吵嘴今日方纔識尊卑嫂嫂年長本尊貴該拿皮貨去恭惟為妹不敢再造罪奉讓嫂嫂把罪陪王爺念我體弱難受累只把布衣與我披○冥王罵道生前吵鬧不休者時要你們變牛纔你推我讓吩咐鬼卒押赴轉輪各披牛皮而去鄰婦還陽轉來次日去到陰家探問消息果然前後兩天一齊殞命至來年五月着人往蒙家去問果有三個牯牛前後數日生下三個牛兒從小便互相抵觸及至長大全見不得面會面就打做一堆數年後三牛在草坪鬪上山岡一齊墜巖而死從此案看來妯娌不和

使公婆惡氣不孝甚矣，故死遭冥刑，卽再世變牛，猶不得一善終，爲妯娌可不以三婦爲戒哉。

逆媳天誅

咸豐三年，施南府利川縣南坪司所轄汪家營乾田壩一人姓張名啟士，父去世，母牟氏守孀，年六旬有餘，家下寒微，啟士年二十多歲，幼娶徐氏爲妻，夫婦和睦，生一女名長秀，已三歲多，至此徐氏病亡，是時啟士上有老母，下有幼女，無人支持，只得再娶牟氏爲妾，自過門來，見啟士本樸，就有些不愛，視婆婆如路人，好吃懶，時常裝病，家中全不檢點，不敬寵君，來有兩月，就不與婆婆同火爐，另自燒火，待長秀如眼中之疔，未幾載生一男一女，不料

年歲饑荒，啟士朝日在外傭工度日，支持不住，欲貿易，又無本只

得與人挑鹽，因回家對妻說道：『爲夫今日把話講，叫聲賢妻聽。』

端詳有話你講就是皆因爲夫無力量，你無力量不能積穀防年，要做甚麼派頭荒一家大小無靠，望日用不敷，怎下場，動用器物盡典當，真是夜

無鼠耗，糧老母年紀六十上，三病兩痛，不安康，前妻早年把命喪，

丟下小女無有娘，還望我妻要大量，看待長秀放慈良，你這樣說

把他待別的事兒我不講，耐煩服事我老娘，在家做活難，供我那些

老幼怎安康，爲夫有句話要講，那個不你我夫妻好商量，皆因年

荒米價漲，看看家中斷口糧，團衛借換無來往，升米百錢難想方，

明日挑鹽永定往，恐有月餘纔回鄉，先支力錢交妻掌，大略也够

半月糧落雨在家把花紡天晴尋柴上山岡凶年飢荒遭磨障野
菜雜糧熬粥湯陽芋亦可把飽當口候兩月穀子黃望妻家中要
會想孝母待女須溫良娘家府上好名望節孝牌坊把名揚吩咐
妻子記心上我好丟心往他那回頭又把母親望我娘不必淚悲
傷在家且把寬心放不久就要回家鄉莫把爲兒望心上耐煩在
家過時光兒哪你放心去不用望欠爲娘叫聲長秀聽我講爲父言語記心旁今
年將滿九歲上莫惹奶奶莫惹娘母親面前嘴莫舉免得挨打身
受傷祖母叫喚須快當輕巧活路把忙幫切莫完要去荒蕩後來
成人日子長爹呀你放心你兒曉得吩咐已畢將身往辭別老娘出門牆落
脚扁擔指背上眼淚汪汪走別方話不說啟土出門再言牟氏在

家惡似閻王婆婆面前違拗百般刻待長秀稍有錯處非打即罵
每每噍雞罵犬意皆在婆孫身上老牟氏欲投入告訴兒子不在
家中也是枉然只得忍氣吞聲其媳一日對婆婆說道我想你老
人家光坐起要恐怕生病明日上坡或是檢柴或是打猪草背上
場去賣得幾個錢也好餬你自己的嘴吧天晴大太陽光在屋的
坐起那來有許多空飯吃我怕三十歲進孤老院享福早了你兒
子出門未放得有錢你叫我一雙手怎養得這多空人我又不曾
偷說得婆婆眼含珠淚言道媳婦兒你看爲娘若大年紀怎樣上
坡牟氏說你上不得坡還吃不吃得飯列位這樣看來還說有兒
有媳好享福這是好苦呵老牟氏已後不是尋柴就是打猪草所

吃的飯不是陽芋便是菜粥不分天晴落雨清早出門午後回家
真是苦不堪言一日出門走至坡上脚手俱爛眼目昏花擡頭見
巖上有些鵝兒腸扒上坎去不料脚虛一個勁斗滾下坎去跌了
腰髀頭上跌一大包臉上擢一塊皮血流不止昏死在地半時方
醒疼痛不過放聲大哭詞想起我命好悲傷老來貧賤無下場別
人年邁把福享惟我年老好淒涼每日背兜不敢放尋柴扯草去
趕場清早出門天纔亮頭閉眼昏心蠟慌曾記昨日午時上吃碗
稀粥野菜湯人老力衰真不誑怎樣打柴上山岡勉強捱扒把路
上無有猪草怎回鄉正行之時擡頭望巖上一堆鵝兒腸扒上坎
邊脚一恍一交跌倒苦難當人事不知魂何往死裡復生又還陽

慢慢起身用目望手足頭上盡是傷臉邊擢了皮一網鮮血長流
浸衣裳一路哭來一路想前世作惡今受殃多少年幼命早喪我
老貧苦怎不亡留在世間受磨障情願一命見閻王話不說老牟
氏在坡上哭泣再言他媳在家因想道我已有一兒一女不如
早些打個主意將長秀這個了頭除脫也免後來與他辦賠奩又
見婆婆未回昨日命這了頭看雞爲何不見了一隻不免叫那短
命出來長秀我問你看昨日叫你看雞兒然何不見了一隻看你
該不該挨打長秀云媽呀我一天看倒的不知怎麼不見了我下
次謹守牟氏大怒你這小雜種者大的人一天只想吃飯你這個
短板板築的一手將長秀扯在小房一陣亂打長秀只是搥頭求

饒牟氏口中說道打也打得手軟我也懶打得了就去拿根鋌子
周身一陣亂錐鮮血長流長秀昏死幾次醒來跪地大哭詞媽媽

請息怒聽兒把話說昨日兒失錯大意未防着媽呀莫不是巖鷹

將他打或者被那叫化把他捉媽呀爹爹回來了女兒對他說你

他說些甚麼媽呀大大買個來賠你爹爹該也聽兒說那來的媽呀可

憐你兒身體弱打得在地像蛇梭怨了你的兒多多把頭磕母親

百年去世後女兒披麻送山坡我希嚇媽呀倘若將兒來放了情

願股勤捐么哥媽呀饒了你的兒如同把福作放了你的兒還在

那裡唸彌陀話牟氏大罵你這短命崽崽到有些說長又一陣脚

尖從今休要想拿老娘的飯碗將長秀鎖在房日夜水米未沾且

言牟氏婆婆因跌了一交坐了半日看看將晚只得空手回家他

媳婦一見問道叫你早晨出門檢柴打猪草為何空手回來婆婆

叫道媳婦兒哪為娘的今日走在陡坎跌了一交周身是傷故此

空手明日好了再去小牟氏大怒你這不中用的又不是三歲細

娃走路不穩自不小心怪得誰還要做些樣子呻喚連天噫你這

做我就憐憫你哩叫你各人尋生路糊口今日空手回來那有飯

吃只好大家都餓起婆婆低聲言道媳婦兒念我年老與我碗飯

只當送了叫化子一樣小牟氏云既然如此剩得有半碗菜湯拿

去吃了明日好去尋柴老牟氏拿在手中喝了兩口又問長秀那

裡去牟氏云你問那個了頭做甚麼全不聽說是我打了兩下他

宣言刑部 卷三 逆媳天誅

使性去睡了。老牟氏云：這半碗菜湯飯，何不叫他來一同吃點？小牟氏言：同我吃了，不要你耽心，你快吃，好去洗碗。他婆婆只得忍氣吞聲，不言。又是年老之人，一天餓到黑，半碗菜湯，怎能得飽？含淚帶餓，各自睡了。且言長秀在房，只望奶奶講情出來吃飯。等至三更，又餓又痛，倒在地上，昏昏睡去。一日，老牟氏仍去打猪草，長秀等至午候，水米未沾，便喊道：媽呀！我極餓，討點飯吃，不見答應。又說道：媽呀！不拿飯吃，與我把碗水喝也好。喊一陣，媽又喊一陣，奶奶哭不歇聲。詞這一陣，餓得我肚內好痛。這一陣，餓得我刀割心中。我的爹前日裡，下了來鳳丟女兒，在家中難過終朝，你的女兒年紀青，有甚中用，怎奈何兒的娘，全不放鬆。這一回，失了雞性命。

定送橫身上，打得我鮮血染紅，開口呌他罵兒無娘，野種娘打兒用的，是棒棒火筒，天氣熱，肚中餓，橫身皆痛。我奶奶爲甚的不在家中看看的，不覺得日已西送，喊一陣，耳聽得廟中撞鐘，昏沉沉悶炎炎，好似作夢，淚汪汪，悲切切，痛苦無窮。那管我在小房，眼睛哭腫，好一似坐地獄。那知西東望祖，母你與孫，把情講動，爲甚的我奶奶音信不通。話牟氏罵道：你還要惹老娘進來，叫你有一飽飽的，長秀不敢作聲，又怕挨打。牟氏云：你奶奶打猪草去了，漫點你奶奶回來，再要惹我，要你的命。一時老牟氏回，指背猪草，汗流滿面，聽得長秀在哭，遂言道：媳婦兒，哪看在爲娘面上，放他出來。小牟氏云：他是哭慣了，你莫多嘴，他怕看雞兒，他要在屋裡耍我。

息氣不過儘他在房的，只要有飯吃，關倒也是無妨。放出來，難得看他的過脚。老牟氏不敢多言。次日清晨，依然出門去了。長秀三日三夜茶水未沾，命在旦夕。白日晝夜哭聲不止。天色已晚，將一更時，喊道：「媽呀！我餓得很哪！媽苦苦將兒餓死，有甚來頭！倘若將兒放了，只當看經唸佛，喊了一陣，是無人答應。」大哭道：「一更裡來望奶回，只想歸家解個圍，關在小房受活罪，脇生雙翅不能飛。日夜未沾茶和水，肚中飢餓命臨危。少時定做一餓鬼。」媽呀媽母女情願在一堆，二更裡來哭斷腸。皆因早死痛兒娘，去兒將有三歲上，別了你兒往西方。多虧祖母勤撫養，飢寒時時望心旁。待兒真是如寶樣，不料孫兒命將亡。三更裡來交半夜，哭了一聲苦命。

爹只因去年年成歹，爹爹因此把家別。你兒好比花在鉤，嫩笋出土被風折。兔子出草遭箭射，紅日又被烏雲遮。四更裡來更多愁，風吹雲散月照樓。皓月當空如白晝，兒在小房怎出頭。人生天地蒙恩厚，女兒前生未曾修。喊破喉嚨無人救，恰似牢中一死囚。五更裡來天未明，兩眼朦朧睡沉沉。又無襪蓋又無枕，肚中飢餓傷又疼。四肢無力難扒掙，三天水米未沾唇。媽呀媽痛兒娘親慢慢等，同到地府把冤伸。話不言長秀哭泣，且言牟氏天天閒耍婆婆。每日尋柴打猪草，不分天晴落雨。飲食只有菜根，油鹽俱無。其中苦楚難言，那長秀已餓三四日了。聲音俱無，他奶奶清問總說吃了飯。至第五天，小牟氏云：「那丫頭這幾天不見動靜，我來開門看。」

看只見長秀睡在亂草裡。面牟氏用脚一踢已硬了。口中流涎縮在一堆口內有些草。各位你說那谷草爲何在口裡去了。那是餓不過扯谷草吃呀。牟氏此時左思右想。只說發絞腸痧死的。忙將房屋掃淨。午後老牟氏回。背背猪草皮面。又放一捆柴。牟氏一見接住云。媽呀。今天打正六一背。又檢一捆柴。他婆婆心想。咳。我這媳婦自從未喊媽。今天他回心轉意。就歡喜不了。將背兜放下。小牟氏忙斟一杯茶。就呈飯來。老牟氏一看。是大白米飯。又有一碗肉湯。喜之不了。想到長秀這幾天未曾看見。便說何不把長秀叫來。大家吃點。牟氏云。我去喊來。走至竈房。大聲說。媽呀。長秀不知怎樣死了。老牟氏聽說將碗駭落。喊道。天哪。天是怎樣死的。走至

抱屍大哭。詞。長秀孫女死得苦。一見屍首痛心腹。這有幾天未出戶。每日未知吃飯不。長秀。肚子巴背眼睛估。臉上血色一點無。頭上虱子無。其數身中衣破。又現肉。長秀。情願與你死。一路老身命。何這樣孤守孀。撫兒受盡苦。那時你父年十六。與他徐家定媳婦。行茶過禮接進屋。婚配已有三載數。夫妻和睦事翁姑。道光庚寅五月五。臨盆生你這花燭。甲午年開媳亡。故孫女四歲年未足。起早睡晚將你撫。長秀。猶如老身掌上珠。白日指你做活路。夜晚帶兒一頭宿。穿耳纏足。真是苦。虱癢常將頭髮梳。丁酉年間娶晚母。與婆同宗本姓牟。自過我門就吃醋。嫌兒貧窮錯配夫。又說稞人田合土。又說房屋像厠屋。又嫌我兒貌粗魯。自幼未把學堂入。又

說好似吃長素又說糲米口難入不上兩月各自煮四人分作兩
 火爐晚娘懷胎有好處嫌你不是親骨肉為娘不受苦中苦乖乖
 孫女九歲足去年庄家空自做天遣蝗蟲食五穀十股之中收三
 股吃飯長扯斷氣爐長秀你我婆孫這樣苦接我一路往冥途話
 且說小牟氏云媽媽你不用說那些拈扎話這都是他發痧死了
 的既死不能復生哭之無益不如早些安埋老牟氏心中明白敢
 怒而不敢言小牟氏云閻王註定三更死豈肯留人到五更不如
 去喊鄰居張老六來安埋老牟氏依言小牟氏上場辦酒肉款待
 老六他暗向張老六云若我丈夫回來問你你說是絞腸痧死
 自此小牟氏在婆婆面前稍為孝順老牟氏心想只要待得

我好兒子回來大家瞞過若對兒說了必要打他我兒在外日多
 那時又怕磋磨於我故不敢言仍然每日打猪草尋柴不久啟士
 回力錢無幾牟氏面帶愁容接住丈夫噴氣一口說夫君今日纔
 回啟士見妻流淚問道母親何往牟氏云尋柴又問長秀哪牟氏
 就哭云發痧死了啟士聽得流淚又見母親背背猪草蓋柴一捆
 啟士上前接住便問媽呀長秀如何而死老牟氏也云發痧身死
 啟士遂無言牟氏外面承順假意殷勤丈夫每每在丈夫前甜言
 蜜語把啟士哄得雲天霧地總說你出門去了婆婆磋磨他反說
 我夫妻好吃飲食依我說來不如另開鍋火任隨母親早吃也好
 遲吃也好油多也好油少也好夫君以為何如啟士果將母分吃

不上兩年漸漸有餘。啟士在外日多，一日出門去了。老牟氏那夜忽然得病，頭痛心熱，要吃茶水，也無人扶事。餓了兩天，啟士回時夜深各自睡了。次日起來，聞母呻吟，問道：「媽呀，那些不安？」他母親聽啟士問，便云：「兒你回來了，爲娘不好。三日水米未沾，茶也無人把口兒。哪若是回遲了，母子不能相會。前日長秀是他關在房裡餓死的。那時對你說明，怕你夫妻反目，又怕磋磨爲娘的，故不敢言。」啟士聽得大怒，走至廚下，將牟氏頭髮挽住，扯在堂屋，打了一陣罵道：「詞罵聲賤人無道理，做的事兒把天欺。母親痛在牙牀裡，不與母親奉茶吃。昨日回家曾問你賤人，並不將娘提。年老之人染病體，你不扶事罪齊眉。三日未沾一顆米，口中焦渴肚內飢。令

人想起真有氣，打死賤人我纔依。前月爲夫挑鹽去，長秀女兒命歸西。爲夫也曾問過你，絞腸痧發把命追。誰知賤婦沒天理，餓死我兒好慘悽。挽住頭髮按在地，一陣拳打用脚踢。語牟氏被打心中越加痛恨婆婆，說縱起兒子打他。啟士不聽，忙檢葯稱肉，親自烹煮，母病稍減。且言牟氏心恨，點一子香，走至竈前，盥頭口言竈君大顯威靈，譴罰我婆婆早死。弟子願燒早香頂敬，祝罷又往後園焚香，跪地咒詛。說道：詞信女雙膝跪塵埃，虛空神聖聽從來。只因婆婆心腸歹，母子二人巧安排。縱子行凶將奴害，拳打足踢受非災。夫妻從來本恩愛，婆婆刁撥夫心歪。自到張門十餘載，勤扒苦做掙家財。是樣全靠奴鋪擺，衣服盪了儘倒挨。紡花半夜不懈

宣講前報 卷三
息空了上坡又尋柴。天晴不怕太陽晒，落雨穿的水草鞋。時時辛苦又勤快，趕場累得汗出來。又與張門傳後代，一連所生兩三胎。丈夫打奴奴不怪，替兒嫌妻該不該。上有日月三光在大顯，威靈早降災。果然死了老禍害，弟子情願吃長齋。請牟氏跪祝被啟士進圍聽得清楚，怒從心起。上前扭打牟氏，橫性惹發。向啟士一陣腦攢頭髮也扯散了，說道今日將老娘打死，一路撞一路嗒罵道。詞開言罵聲大蠢棒，無故打我為那庄。今日與你把命賞，不是你死是我亡。娘崽商量好停當，將我打死心纔安。明日轉回娘家講，叫你娘崽難下場。利川縣內去告狀，衙門內外有人幫。縣案難結施南往，荊州過道下武昌。娘家訟棍有膽量，北京指本像趕場。縱

然說合不告狀，將你家財盡傾亡。基址圍圍概要當，不够後親一飽糧。非是我把大話講，不信去投六大房。頂子掀天明，亮亮穿靴衣帽甚堂堂。家財不够那一樣，房子難把菸桿裝。說着說着悲聲放，一聲爹來一聲娘。女子七出古來講，看我犯了那幾行。要死今天把命撞，你若不信買點嘗。語啟士生來本分，聽得這番言語早已駭倒了。忙說賢妻呀，為夫今日泡毛混賬，不該打你，還望寬宏大量，不必記氣。何必去投娘家，以後再不打你。縱搬柴挑水，為夫承當一陣好言安慰。且言啟士早晚扶事母親，老牟氏云為娘想葦菜打湯。啟士云午飯時為兒辦來，小牟氏聽說暗將大糞把葦菜一概淋了，假裝肚痛各自睡了。啟士至圍割葦，見菜俱是大糞。

心中大怒，想去打，又怕惹出事來，只得回與母說明。他母云：爲娘想吃得，就淋了的，只要洗淨。啟士取回洗數次，烹與母吃。老牟氏食畢，其病頓消。那小牟氏如此不孝，竈君早已奏天堂，敕令雷神。六月初一日申時，將逆媳打死，顯眾以彰報應。果於是日，牟氏出門，縛草用了午飯，天色清明，忽然烏雲四起，一雷將牟氏打死。背上所書行行大罪，不一時看者如市。只見牟氏口大啞，無舌。這是菩薩顯化，將舌割了。各位，這牟氏若是孝順，婆婆後來兒子成人，必要享福。你看他不孝，婆婆焚香咒母，不敬丈夫，餓死幼女六戒，已犯三條報應，豈有爽哉。今日傳出案證，罵名千古。奉勸婦女，以牟氏爲戒。你孝父母，十六兩兒媳孝你，還一斤。真是善惡到頭，終有報，祇分來早與來遲。

審牙牀

道光三十年，湖南澧州所轄慈利縣九溪衛有一富戶，姓朱名正，興妻王氏所生二子，長子名國憲，聘張萬才之長女蘭英爲婚。及至十六歲完婚，嫁奩豐厚，固不待言。單說離朱氏不遠有一浪子，名曰李標，自幼父母雙亡，平素貪淫好色，打三擒五，鄉里人皆視爲厭物。後出門數年，交結紅黑兩黨，到處搶劫，但未犯案。倏於是年回家，見得朱姓娶媳，嫁奩豐厚，便起貪心。是夜躲藏屋後，只待人靜入室偷竊。不料是夜朱姓親戚朋友，乘着酒興要去鬧房。朱正興阻道：蒙各位雅愛，光降寒舍，本當不阻此事。但鬧房一事，言

多戲謔在量大者付之一笑在量小人反起爭競以致親友失歡
挾忿報復言在各位心中亦不安況禮云男女不雜坐又云姑姊
妹已嫁而反弟兄弗與同席又云客於人家雖至親不入內室若
鬧房則男女行爲無一堪令正人聞之者此正所謂無禮無義禽
獸之道也眾人聽得這番言語也就不題鬧房之事忽諸客之中
有一人名喚李元才係朱國憲的姑表那日前來送禮請他辦廚
是夜吃得濫醉纔出廚房問眾人道噫新人的茶怕熱了我們大
齊進門去看看眾言時纔我們得了幾個的你又在這裡講得了
說都說我們得了幾個頭子你要講你拿背篋去裝元才道他是
主我是客我去鬧房他未必敢拿棍棒來趕不成一人又言道主

東講那些話本是真情李大哥也不消開了恐怕當真惹出禍來
也是不好的元才道嗨嗨我鬧我的你不去鬧算了不用唧唧呱
呱的就惹出禍來坐監坐牢是我與你甚相干於是厚着臉兒偏
偏倒倒直到新婦房中斯時大小客等乘勢蜂擁而入在知事不
去者朱正興一一送至客房安宿不題且說李元才等在房中肆
鬧不堪講不盡的醜態直鬧到夜靜更深朱國憲只得送彼安睡
又言李標在窗縫窺見朱國憲送客出房便欲混至房中躲住挨
伊夫婦睡熟然後偷竊便由巷子到門邊一望見燈光遍照不便
進去便轉身一出不料朱國憲送客轉來已進巷子手執燈盞俯
首而行李標見得欲躲無地正在着忙朱國憲已到面前急迫無

計抽出刀來正好朱國憲擡頭欲問是誰話未出口頭已落地這李標真是做賊人膽大一事未了二事又生彼時將刀收起振頓衣服闖入房內見張蘭英背燈坐住即便吹息擄扯上牀蘭英只說是新郎未到天明李標怕人知覺不敢偷盜即起身出房去了按下不題再說朱正興天明醒來喊伊妻王氏起去吩咐廚下安排待客剛剛走到巷子裡只顧前走不防踢着一物掀天一交跌倒在地扒將起來滿手是血急忙喊人來看却是新郎被人所殺朱正興夫妻氣死在地半响方醒詞哭曰這一陣哭得我淚如湧泉妻哭一聲娘的兒實係慘傷夫只說是得了却子平之願妻又誰知彈琴的斷了絲絃夫這些話我此時喉硬難嘆妻苦只苦我

二老教養多年夫接媳婦辦酒席不爲別件都只想接起了朱氏香煙妻萬不料生出這殺人命案你叫我手摩胸慘不慘然說二老正在哭泣却被諸親百眷勸道二位老人家不必哭泣且將新婦喊來一問看他知不知道及新婦見問想起昨夜業已成親爲何又被人所殺左思右想不便起齒眾說人命關天關地若不說就是引誘情人同謀殺死的新婦只是哭泣絕不開喙其中有一老外公言道這話當着人眾叫他怎樣好說且叫他進房去我自有調度於是叫新婦進房內去使一表嫂細細問其原故纔說出開房過後彼即進來將燈吹熄擄扯上牀摩着手是六指拇睡至五更他言起去解大便就未見轉來及天明我起來收拾忽聽婆

婆喊叫方知有這樁事情言畢痛哭不已那表嫂對眾言明彼時
 眾人道六個指拇惟有李元才一人船不漏鍼未必外人飛來殺
 人朱老聞之將頭亂搯要李元才償命眾人道人命關天關地就
 是要他償命必須稟明太爺於是朱老令人投明約保押李元才
 進城報案縣主陳爺接了呈詞批准限明日檢驗及到次日太爺
 下廠驗傷已明即叫差役將開房人等齊喚回衙細問及太爺回
 衙正是未刻即坐二堂先提張蘭英問道你怎的勾引情人殺害
 太夫該當何罪從直說來若有隱瞞活活處死張蘭英哭訴曰
 太爺在上容奴稟只管從直說來細聽女子說分明你自從那年來聘定
 及到前日始成婚交拜過後將房進諸親百客鬧紛紛吃酒散席

且不論晚來開房太不成一切親眷如官品都要小女把酒斟吃
 得盪醉方安寢新郎送客手拿燈待客睡了有一陣忽聽新郎行
 路聲那時背燈在坐定哦你聽新郎走脚板響的時候你尚在背
 燈坐起的嗎是為何又不回頭看耶大
 老爺不那有婦女斜眼睛初到人家不便問只聽新郎進房門進
 房也未把奴問又便的新郎即欲吹了燈扯奴上牀話難盡看看家
 雞報五更彼說告便離牀寢起去未見轉回程小女起來方梳整
 忽聽婆婆喊一聲大眾彼時齊來問纔說昨夜殺了人哦就是者
 樣你與夫
 同牀他有痕跡無有嗎大老爺呀小女子不便說得人命關
 天關地你若不說你的罪就越發難當了哎呀大老爺小女子
 萬般無奈只得大老爺小女子並無別的憑據摩着他的左手是
 說了你說大老爺小女子並無別的憑據摩着他的左手是
 六個指拇哦是了過一邊去叫李元才上來李元才你為甚麼見
 色思淫殺害本夫從直招來大老爺呀冤枉明明

殺人，有甚冤枉。大老爺在上容民訴。細聽小民說原由。朱家原

是我母舅送禮，纔進他門閭，就便請我把廚做。日色西沉，纔下樓

房，你開房否。也是一時狗臉厚，邀眾開房，我出頭。哦，你也在開房，新人不曾，新人不

肯，我不恕，鬧他到底，纔提壺。吃醉酒後，添杯無其數，侈侈倒倒醉

糊塗。從你者樣說來，明明是酒醉因的。大老爺小人醉了，是實，並未

起淫心去殺人，哪糊說伸手看，你者忘入的，明明新大老爺呀，六

個指拇的人多。還要強辨，當時不由分說，夾上一陣，李元才死去

復活，說道冤枉哪。還言冤枉，與我再夾。彼時又催上刑，真是不怕你人心似

鐵，怎敵那官法如爐。李元才死去，又活，說道冤枉，哼。還說冤枉，與我再催呢。

呀，大老爺苦打承招，也說不得了。你大老爺，小小人也是見色

起意將表弟殺了，假裝表弟前去通姦。哦，是了，叫一人證上來。於是陳太爺

將朱正興並彼親眷人等喚到，問道：朱正興，你為家長，為甚不講

家規，任隨別人肆鬧，弄出醜事呢？朱正興道：起初眾客要鬧房，小

民也曾正言阻當，彼時眾人也就不言鬧房了。誰知李元才嗣後

在廚房帶醉出來，偏要鬧房，眾人勸他，他只是不依。小人見他酒

後無恥，料難阻住，就隨他去了。不料惹出者樣禍來。陳太爺道：念

你兒子死於非命，且又正言阻眾，免其責罰，叫鬧房人等上來，爾

等不講禮行，不願羞恥，敗壞風俗，均該各責八十張。蘭英初到人

家，原認不得人，雖被污穢，實非有意，立志守節，任隨於你。張蘭英

泣道：小女子被此污穢，黃河之水也難洗清。求太爺將仇人千刀

萬剗報了夫仇，小女子別有主見。阪好好好，各人下去。於是乃將李元才定了罪案，丟下大監申文上司，只等秋後處決不題。又說有一文生張文炳，平生品行端方，喜行陰騭。見此事知是冤枉，有心救之時，值鄉試，恰有個疎財仗義的廩生趙公義，聽得張文炳言及者事，遂開言道：「想者事果是李元才所做，為何二天早晨尚不逃走，豈有若大的膽子，不如我們上省科舉，在撫院衙門同上公呈，求其另委他員審查此案，你看好否？」又有一文生孫炳元說道：「者事不干已，況且我等當守臥碑，豈可聚眾呈詞，不如寄信李元才族內，選擇能人跟隨我們上省伸冤，我們各湊錢文，暗地扶持，方纔兩全。」於是眾議已定，約同李元才族紳李文盛同上省垣，做了呈詞。

攔馬喊冤，撫院批委永定縣知縣崔斌覆審。崔太爺接得上司札文，即便移文慈利縣，提一切案卷來看，心中大疑難了一會。乃沐浴齋戒，向城隍行香，歇宿祈夢。是夜見一位官長言道：「我有四句俗語，你且緊記：高高長長十八子，手執木票在家裡，百般小事且不題，還是牙牀不董理。」說畢而去。崔斌驚醒，不解其意，即回衙與師爺相議。師爺思想一會，猛然省悟，說道：「十八子者，乃李字，必是姓李木票者，木旁加票字，豈非一個標字？後說百般小事且不題，是叫東家不消別處去想方，還是要假審牙牀，哄得眾人視為奇怪，必來觀看，乃叫衙役四處埋伏，竊聽風聲，潛看臉色，凶手必然擒着。」崔斌聞言，恍然大悟，遂行移文刻期來到慈利縣，扎下

公館即懸牌明日朱家審牙牀及到次日巳時崔太爺一到即坐

公案言道將新婦所睡之牀擡來不一時擡到太爺又假叫約保

前來將始末問了一番忽然向牙牀怒道我且問你為甚本夫都

不認得亂引匪人上牀污人名節知不知罪你講你講差稟大老

開腔與我重責八十大板噫你還不說與我再打八十大爺雖口

再說目則四顧只見眾人都看呆了却無一點動靜連叫打數次

都是如此彼時進退兩難因想道城隍未必誑我冤魂未必怕他

正疑閒只見一股旋風吹入人叢去了忽一人哺的笑一聲原來

朱國憲冤魂不肯放我倒李標來看審因見太爺有難色心中想者樣

做法就是今年審到明年都難曉得他如何捉得我倒因越想越

有勁暗笑到看他怎麼好彼時太爺叫我上來看那人滿面殺氣

退堂法不覺哺的笑起來

即叫打嘴八十打畢假意怒道本縣奉上司委來審牙牀你是何

人敢笑本縣無才嗎大老爺呀小人姓李名標是忘入的你既發

笑你可知殺人的是誰李標聽得此言心中一驚戰戰兢兢的答

道大大老爺爺小人不知忘入的不打你你怎麼肯招與我把

他脚手指拇吊起催尖受刑不過呢呀大你招容小人李標

招道詞大老爺聽小人一一細表請聽我一一的細說根苗都只

為二爹娘去世得早天不怕地不怕嫖賭嚼搖每日閒好遊蕩不

行正道的你每日做的是唯唯合竊盜紅黑都交那一日忽聽得鑼鳴

鼓噪纔知道朱姓家在擺酒殺二一天接親回實係熱鬧有箱子

合銀櫃概用銅包我那時起了心要去偷盜黑夜裡在壁縫用目

四瞧忽然聞唵唵叭一陣火炮有老表和姑爺喜動眉稍糊糊塗
 一個個猴跳舞跳出那七成語言語嘮嘈直鬧到夜更深纔不
 鬧了見新郎送客睡我就抽刀你就抽刀做唵呢地窖隴刁起了進去偷
 盜從巷子進房門猶未泡毛只見那房內裡燈光遍照忙抽身就
 轉來想往外逃你逃了未曾呢巷子裡新郎轉有誰能料逼面來嚇得我
 又驚又焦此時你又怎躲避法忙迫閒摸身上刀便出鞘照頸上牽囉的就
 是一刀唉呀你這賊好狠的心大着膽想方兒將門閉倒粧新郎
 忙吹燈挪手摟腰上牀去粧得像穩睡一覺你這忘八行凶已罪極還要奸淫人妻嗎
 到五更翻身起就往外逃後聽得這一案有人替了我纔從他鄉
 外轉回故郊不料得李姓人上省又告纔操煩大老爺下臨草茅

聽人說審牙牀心中想道是這樣希奇事來看一遭不由我一看
 見猛然發笑笑甚笑太爺審此案枉把力淘明明的有凶手尚不
 能曉又何苦將木牀棒棒儘敲你看者牙牀今日到於今審明了審他有功無功嗎
 我不敢傲但願得保全我狗命一條忘入的者事原來是你做的
 將李元才帶來退出枷鎖說道李元才坐監受刑都因你鬧房論
 理定該重責姑念你受冤遭刑免其責罰各自回家又將李標口
 供覆審一番仍然一樣即將犯囚寫明暫寄大監又傳朱張二姓
 並干證人等先將朱正興家規不嚴責備一番一切鬧房人等今
 又各責三十至於張氏蘭英或守或嫁聽其自便却說太爺說到

此處忽一人上前跪道太爺呀張蘭英在家內縊死太爺聽得此言大笑三聲說道好節烈的女子從前案未結局姑且含羞一時而今案已判明即便自縊好好待本縣一並申文請旌但此事多因你們不明道理所以大家受累不知鬧房之俗出自南蠻蓋南方多鬼必要鼓樂喧天借陽氣以勝陰氣爾等生於中國何得效此行爲敗壞風俗待本縣作篇俗歌拿去四鄉勸化歌曰笑笑笑世人不講綱常不分白皂接個新姑娘人人把房鬧或是姑爺或是老表或是大伯與小叔或是女婿和舅老商商量量打打伙伙大家把臉不要一進房親客把臉駟新媳把嘴疏他偏不知趣說的在說笑的在笑吃了不害羞的藥男男女女攘攘擦擦

就坐倒七成話兒糊亂講送親客來莫奈何走進席前把罪告你選在粧模倣像把臉掉總要新客把酒斟把茶到吃得個倒倒偏偏偏偏倒倒斜穿衣歪戴帽總要取新人一笑還要謝個甚麼花唱個甚麼調上牀去打滾就像猴子把圈跳一切醜過場我也難盡表你試想人人有姊妹誰肯拿與人去鬧是者樣沒廉恥的事丟醜不少喪德不少奉勸世人謹記到明人倫以正風俗豈不甚好崔太爺作歌已畢吩咐各自具結歸家命將歌文刻成四處發散崔斌回縣申文上省不日回文轉來知縣承審不實撤省候參李標殺人冒姦立即斬首張蘭英節烈可嘉暫給節烈可風四字匾額永定縣知縣以州職遇缺卽補至於鬧房一事實屬大壞風

俗着通省一並出示嚴禁從此案看來鬧房一事實為禍不小凡為家長者務須嚴正家規為客者必循禮守節可也

宣講福報卷三終

